

# 玉劍西行

留给那些即将要逝去的青春，和总归会老去的人……

## 目 录

第一回	解危困小弟奔命	独惆怅涛哥认亲 . . . . .	1
第二回	狮潭园少侠试剑	破飞石涛哥扬威 . . . . .	7
第三回	演武堂英雄齐聚	议退敌掌门排兵 . . . . .	15
第四回	为迎敌四侠布阵	点迷津怪叟难缠 . . . . .	25
第五回	英雄齐聚卑诗派	奇友相逢温西华 . . . . .	32
第六回	两仪台群雄鏖战	师兄弟合力退敌 . . . . .	40
第七回	西扶山访友会诗	飞沙河遇敌中伏 . . . . .	50
第八回	中奇毒英雄裂胆	回中原沧海孤舟 . . . . .	61
第九回	普陀山奇逢故友	断桥畔女侠牵缘 . . . . .	68
第十回	返西洋正邪两立	腾龙顶痴子投崖 . . . . .	77
后记	. . . . .	. . . . .	89

## 第一回 解危困小弟奔命 独惆怅涛哥认亲

峻岭重洋逐日分，  
轻云漫露泛华城。  
秋枫红罢缠绵意，  
冰覆银霄祥瑞生。

这首七绝所描述的地方就是西洋名镇：温西华。

秋去冬来，温西华的城外一片荒凉，点点微风飘洒如烟细雨，要是再有几片砖墙黑瓦，俨然就是江南景象。这里毕竟是西洋，只有一条笔直的青石路申向前面的密松林。“驾～驾～”，正前方来了一队人马，呼喝着朝卑诗派总舵的方向奔驰。他们穿着黑色长袍，上面用当地土著语绣着“西扶”两字。

此地和中原相距万里之遥，但早在前朝，就已经有商人漂洋过海，和当地的土著易货通商。其实他们本也是被生活所迫，万不得已才冒着生命危险，踏上这条不归路，到了温西华更是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生活极度困窘。他们晓风夜露、

披荆斩棘，在这完全陌生的西洋海岸谋求生计。有一部分人逐渐站稳了脚跟，在这里安家立业，到如今已有百余年了。有了前人的基业，越来越多的中原人远赴重洋来到温西华，有些人更是带来了万贯家财，打算在这里平地起家；而有些人则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在这里山高皇帝远，朝廷也拿他们没办法。经过几代人的艰辛，这个不起眼的西洋小镇已经有近三成的中原人。而有些中原人的子孙，说土著语、着土著服，入土著俗，完全抛弃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教化，甚是可叹。

虽然这里大多是商人，但中原人尚武的风气丝毫未减。起初，有退隐江湖的侠客名流来到温西华，想要摆脱江湖的纷扰，落得个清幽自在。但人到晚年，又不想自己的独门绝技就此失传，因此纷纷开山收徒。百余年下来，这座小镇上有名的门派只剩下两家：西扶派和卑诗派。其他门派早已慢慢消亡，而这两家门派是谁创建，也已经慢慢遗忘在江湖的茶社里，也许只有翻开两派的卷宗典藏，才能略知一二。人们只知道西扶派的名字取自“威震西洋，扶攘四夷”之意，而卑诗派的名字则取自“谦卑克己，诗以明心”之意，甚是文雅，想该派的创派祖师是个文武兼修的武林奇才。

这两派的关系极其微妙，对外则同心协力，共御其侮，

对内则争个你死我活，丝毫不让。可能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使得两派在百年的武林纷争中得以保全并不断壮大，就连中原武林听到这两派都无不起敬。西扶派虽然名字有耀武扬威之意，但行事却颇为低调，正与卑诗派相反，以至卑诗派在中原的名声要比西扶派响亮甚多。

向卑诗派总舵奔驰过去的这队人马，正是西扶派的高手。他们此次前往卑诗派总舵，并不是寻衅盛世，也不是寻仇讨债，而是和他们一起面对强敌。

和中原武林一样，西洋的武林也并不安宁。由于卑诗派最近对外一直高调行事，剑法内功又大为精进，俨然有成为西洋武林盟主之势，然而这都是其他门派的相互猜测并且有人暗中挑动，卑诗派并无意武林盟主之争。再加上卑诗派威名渐盛，对门徒的约束自然就疏忽了很多，这才导致去年卑诗派的一名弟子酗酒闹事，打死了一名普渡寺外出化缘的弟子。虽然闹事的弟子已经接受门规处罚，并被逐出师门，普渡寺对此事依然纠缠不放，这次又约集了其他九大门派前来“说理”。其实这种事情在江湖上时有发生，但这次是针对卑诗派，这九大门派表面上是助普渡派向卑诗寺讨个说法，实际上是借此机会打压卑诗派的势力，不想让其凌驾在自己之上。

“师父，我们和卑诗派联手，能挡得住他们十大门派的众家高手吗？”马队中一个中原人长相的青年策马到领头的中年土著面前，侧身问道。那中年良久无语，只说了一句：“尽人力而听天命吧”。这中年土著正是西扶派剑法堂堂主，名唤布拉德。发问的那个中原青年满脸稚气，眉目间闪着灵光，正是戴青。

戴青本投身在中原武林的名门大派——玉泉派门下，今年秋天奉师尊之命来到西扶派走访名师高人。西扶派和中原的玉泉派交好，每年都互相派出弟子、堂主到对方总舵研习剑法、内功。只是曾经有几个玉泉派的弟子到了西扶派后立刻改投西扶派门下，令玉泉派的掌门很是尴尬，却又没有办法。这次戴青来到西扶派，他虽然年纪轻轻，内力平平，但剑法超群，尤其是谙熟西洋大侠李纳思独创的六十四路纳思剑法，甚至都不输于一般出师的弟子，布拉德正是看中了他对剑法的悟性，此次卑诗总舵之行也把他带上了。

不到一个时辰，一行人便从温西华城西的西扶总舵来到城东的卑诗总舵。卑诗派迎客的弟子看到是西扶派的人马，赶紧上前伺候。其他弟子都是第一次来到卑诗总舵，无不惊叹于该派建筑的奇妙，和西扶派大是不同。只有戴青自小在中

原长大，比这精妙的宏楼阁宇不知见了多少，自然是满脸不屑。就在这时，一个穿灰色长袍，腰际束珠嵌宝带中原人模样的卑诗派弟子从门前慢慢走过，只见他手拿长剑，步履稳健，异于常人，看得出内力不凡；他面目清秀，丰神俊朗，只是垂头丧气，满腹忧郁不知道在想什么。大敌当前，同门师兄弟都忙里忙外，只有他在这里独自叹息沮丧，他就这么低头走过，目无旁人，戴青在一旁看得真切，难道是他？

此人正是戴青所念之人——陶肃，江湖人称“涛哥”。陶肃早年在中原玉泉派学艺，在苏杭一带江湖闯出一点小名气；而且他为人豪爽，好交朋友，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陶哥”，由于江南人的口音和津门不同，久而久之，就慢慢演变成“涛哥”，甚至还有初入江湖的少年听到陶肃的大名还以为是一名女侠，就干脆称其“涛姐”。就这样古老相传，大家反而都忘了涛哥的真名，甚至称他“涛姐”的人越来越多，好在陶肃并不以为意，一概欣然接受。原来陶肃和戴青同是津门同乡，后又同在玉泉派拜师学艺，只是陶肃年长，比戴青早两年入门。二人交情甚厚，有如亲兄弟一般。后来陶肃界满出师，又投入卑诗派门下精研内力，从此便在中原杳无音讯。

戴青哪曾想会在陶肃会出现在这里，不确定又不好冒然相认，只好试探地叫了一声：“肃陶哥哥？”

原来戴青看陶肃就像亲哥哥一般，以前见面也就直接喊“哥哥”，但这次怕认错，就只好把名字带上。按照当地土著人的习俗，人的名通常放在姓前，戴青这么叫也是“附庸风雅”。

陶肃这里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名字，抬起茫然的脸四下观瞧，“啊，小弟！是你！”

## 第二回 狮潭园少侠试剑 破飞石涛哥扬威

陶肃抬眼正好望见戴青，心里也说不出得激动，想不到兄弟失散多年竟能在此相见。可是陶肃毕竟此时心中烦闷，这阵惊喜自然被冲淡了很多，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啊，小弟，原来是你。戴青一见此人正是陶肃，心花怒放，上前握住陶肃的手，言道：“哥哥，真的是你！”。

兄弟异乡相见各诉离愁，二人这才把一往的经过向对方详细道来。当说到戴青此行来到卑诗派的目的时，陶肃摇了摇头：“小弟你又何必理会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你功夫了得，何不寻师访友，钻研武学，也不枉费你这身本事，此行来到卑诗派，凶多吉少，只会白白送命啊。”

戴青年少轻狂，哪里听得进陶肃的劝告，言道：“哥哥你就是因为这个才郁郁不乐吗？放心好了，这次两派联手虽说不一定能取胜，但我们是主他们是客，我们也不一定处于下风。我戴青此次来到卑诗派，和哥哥并肩杀敌，誓同哥哥同生共死。”

听到戴青的豪言壮语，陶肃无奈地长叹了口气。戴青以为陶肃听了他的话稍有释怀，哪曾想让陶肃闷闷不乐的并不是十大门派围攻之事。陶肃是个性情中人，做事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这次虽然十大门派围攻卑诗派，陶肃却不以为意，显然不是因为他有必胜的把握，而是他宁愿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不愿为这些江湖纷争伤脑筋。退一步来说，即便此次卑诗派遭到灭门，陶肃也认为这是天命使然，自己再做挣扎也是无用，到不如顺应天命，也落得个清闲杂在。真正让他心中烦闷的，正是他所练的这身功夫。

当时不光中原武林，就连西洋武林也普遍存在着剑、气之争，不同的门派有不同的侧重。陶肃早年曾在玉泉派学艺，玉泉派名义上注重练气，实际上全派上下对剑法的追求早期超过对内力修养，以至于玉泉派只有很少人专注内力修为，也正是这些人的坚持，才使得玉泉派在中原武林威名得以维持。陶肃还曾经到微剑门游方学艺，微剑门虽名曰微剑，实则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练剑上，是与其剑招极其华丽实用，却少内力支撑，其门人很少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现在陶肃投身卑诗派门下，该派则是完全偏重于内力的修养，对剑法却不怎么重视。近日来，陶肃越来越对自己所学感到迷惑：到底是该练

剑法，还是修炼内力。他师父经常叮嘱他要以练气为主，陶肃曾向师父请教为何内力修为远远重于剑法的练习，他师父微笑许久，告诉陶肃：“此番道理唯有你自己体会，纵观武林，大凡能参悟出此番玄妙的，自然就是第一等侠士了。”从此，陶肃对这个问题日思夜想，却始终无法参透其中奥妙。这便是陶肃心中烦闷的真正原因。

二人正在叙旧，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狮潭园。卑诗派总舵坐落在海边，往北走不远就是狮潭园，此地风景奇秀，远可观山，近可赏海，是当地青年男女才俊经常游览的风月之地。陶肃和戴青正走在海边的一条碎石小路上，抬眼只见正前方有两人拦住去路。看这二人，短衣襟小打扮，腰挎长剑，足蹬黑布靴，身材虽不十分高大，但看起来甚是英武精神，一看就是个内家高手。戴青眼见来者不善，右手握住剑柄准备迎敌，陶肃却满不在乎，抱拳拱手道：“二位兄台有礼了”。

原来二人正是花藤派的弟子，跟随随掌门一起来围攻卑诗派。花藤派地处西洋的西途城，里温西华最近，是以来得最早。他二人也是狮潭园游览，看到陶肃是卑诗派弟子打扮，因此想会他一会，灭灭对方锐气，立个头功。其中一人求胜心切，更不搭陶肃的话，骂了声：少废话！拔出长剑，朝陶肃

刺来。陶肃眼疾心快，刚要拔剑迎敌，早有戴青在一旁按耐不住，连剑带鞘一起格开对方的剑。陶肃知道他这个小弟爱出风头，这次也就由他对付。戴青格开对方长剑用的是一招“拨云见日”，正是纳思剑法，但随即就被对方的剑势震得倒退了三步。陶肃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戴青剑法不精，而是因为他内力不够，如果是让一个内功深厚的人使用此招，那被震得倒退的就是对方而不是自己了。对方见一击不中，又使一招花藤剑法的“峰回路转”，把剑锋一转，从戴青右上方斜刺下来。这招本无甚特别，只是戴青刚刚被震乱了步法，根基未稳，眼看对方剑斜刺而来，凶多吉少。陶肃忍不住喊了一声：小弟小心！戴青见来剑凶猛，自己根基未稳，实难躲过，此时再用剑招破解却已来不及，便顺势向右下方倒下，顺手把剑抽了出来。这一倒虽然躲开对方长剑，但身法太过难看，以至于在一旁观战的另一名花藤弟子忍不住笑出声来。而陶肃见此情景，更是焦急万分，想要拔剑相助，又怕以多对少，坏了江湖规矩，正在左右为难。

戴青此时倒在地上，也顾不得身法难看，就顺势向前多打了几个滚，这下把对手甩开两丈来远，才翻身跃起，引剑迎敌。对方见戴青有了喘息机会，丝毫不敢怠慢，剑花一挽，又

一招“掠燕式”向戴青刺来。戴青经过刚才一阵慌忙应付，此刻精神抖擞，知道对手的内力强自己太多，不能用蛮力迎战，要以快取胜，以巧取胜。未及多想，将身子往正前方探去，对方看到戴青如此反应，以为是送死的招式，心中暗喜。哪曾想眼看戴青胸膛要碰上剑尖的时候，突然将身子一侧，背对长剑，对方的剑一下刺空，此时便要变换招式回身迎敌。那戴青顺势将身子转了半个周圈，顺手抬剑，剑峰已经搭上了对方的肩头。在此侧身、转圈、抬剑、制敌，一气呵成，有如行云流水，用得正是纳思剑法中的“明月羌笛”。对手眼见戴青的剑峰已经贴住脖子，自己顷刻间便被制住，惭愧万分，把剑仍在一旁，引颈骂道：技不如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戴青见对方死到临头还如此嘴硬，又没想到自己能顷刻制敌，一时没了注意，站在那里，说不出话了。只有眼望陶肃，看他的意思。

陶肃刚才还在为戴青的生死提心吊胆，没想到这么快能转败为胜，既惊叹于戴青剑术精妙能出奇制胜，又感叹纳思剑法博大精深果非一般剑法能比。眼见戴青正示意询问如何处置那人，陶肃言道：“原来是花藤派的两位师兄，久仰久仰。”转而训斥戴青：“小弟不得无礼，没看出师兄在故意

让着你吗。”你道是陶肃胆小怕事？其实并非如此。这次十大门派围攻卑诗派，起因本是卑诗派弟子打死了普渡寺的弟子，如果这次在狮潭园再伤及人命，只会乱上加乱。陶肃知道此次对方人多势众，因此不想节外生枝，本应当以礼服人，到时候或许还有和解的希望。陶肃不愧在江湖上成名已久，考虑问题自然是面面俱到。戴青虽然年少，在江湖涉世未深，但平时也有师父师兄耳濡目染，在加上他天资聪颖，这次对陶肃的用意倒也理解七八分。于是收剑入鞘，抱拳拱手，假意谦让：“承蒙师兄相让，小弟侥幸胜个一招半式，多有得罪。”

花藤派二人一听陶肃说出自己的来历，就知道对方江湖阅历颇深，识得本派剑法，心里一怔，后悔当初冒然轻敌。后又听到戴青并无意伤其性命，大大出乎意料，一时没了注意。陶肃也打算趁此机会向二人澄清外人对卑诗派的误会，以期冀此二人能转述给他们的掌门。没想到刚才在一旁观战的花藤弟子右手一扬，又数十个石子朝自己飞来。原来此人并不甘心刚才同门落败，望图挽回花藤派的面子，就趁陶肃不被，使出本门绝技——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招正是花藤派创派祖师所创，名唤“乱花渐欲迷人眼”，实则是乱石飞出，而又不同于顽童玩耍时飞出的乱石杂乱无章，此招飞出的乱石速度

极快，而且对准敌人周身大穴，只要有一颗击中，轻则致残，重则毙命，甚是威猛。所幸这名弟子虽使出这一绝招，但并未纯熟，加上内力的限制，飞石的威力大大减弱。尽管如此，武林中一般的高手还是难以应付。

陶肃看到来石，情知不妙，要躲闪已来不及，只好一一化解。他左右握鞘，右手持剑，一一向来石击去。陶肃剑法纯熟，内力深厚，一剑快似一剑，一剑巧似一剑，点点飞石应声弹去，顷刻间就已将数十块飞石一一击落，速度之快，以至外人看来就有如陶肃的剑化成一块盾牌一般。要是只将飞石一一击落常人都无法做到，可是陶肃有意卖弄本事，飞剑击落每块乱石的时候，稍稍将剑尖一转，又加以适当内力。等乱石落地，竟然是一块叠着一块地竖成几堆，有如宝塔一般。花藤派弟子哪见过这等本事，趁陶肃还没出招之前早已溜之大吉。戴青起身要追，早已被陶肃拦了下来。如今，在狮潭园的遗址，仍能看到这几堆竖着叠在一起的乱石。人们只以为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哪曾想这就是当年激战的遗迹……

就在这时，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涛哥，你在这儿啊，让我好找。”

看这女子，身穿大红袄、藏青裙，脚踏貂皮靴；再看她

生得明眉善目，杏脸桃腮，乌云叠鬓，浅淡春山，标致动人。你当此人是谁？她正是陶肃的同门师妹，号称卑诗一支花的田玉黎。

戴青在一旁都看痴了，也顾不得他肃陶哥哥，呆呆地说道：“这位姐姐好漂亮！”

田玉黎听到是一个不认识的少年在赞自己美貌，不觉心旷神怡，心想：“这少年眼光倒是不低。”但心里受用终归是心里受用，脸上还是要装出一副嗔怒的样子，骂道：“哪来的小子这么无礼！”接着拔剑就要动手。还是陶肃拦住了她，“师妹莫怪，这是我小弟，没见过世面，息怒息怒。”转身向戴青说道：“还不快给师姐道歉！”戴青这才回过神来，赶忙向田玉黎赔礼道歉：“姐姐莫怪，我绝无他意，只是由衷赞叹，请恕小弟粗鲁。”玉黎哼了一声，理也没理他，转而对陶肃言道：“涛哥，原来你在这儿，师父正在到处找你。”

陶肃一听师父找他，知道有事，三人一起动身回到总舵。一路上，三人都在猜测：师父找陶肃有什么要紧事？

### 第三回 演武堂英雄齐聚 议退敌掌门排兵

不一时，陶肃一行三人回到卑诗派总舵。戴青这才随他们进入总舵大门，他半晌前刚到的时候，只觉得卑诗派和中原的门派相比，并无奇特之处，因此不以为然。现在行到内院，才发现卑诗派总舵气势森罗、景象非常，只见那：

行阁高筑，楼宇森严；飞蓬云盖，高台接天；经行难复，廊腰回转；青石漫径，古木枝连；浑天蔽日，阴阳何现；清风移影，绰泉淙湍；不经春秋，却问暑寒。望东林，颀彰郁秀；观南海，波涛不澜；有西园，花团锦簇；仰北峰，闲鹤访仙。飘飘乎，西洋奇景，魂醉兮，卑诗大观。诗曰：

奔涛骇浪从容顾，  
稳坐西洋镇海台。  
穆宇宏阁何处觅，  
幽云漫漫小蓬莱。

大约两柱香的功夫，三人走进了卑诗派内堂。戴青不是

卑诗派门人，不便入内，因此向二人告辞找他师父去了。陶肃和田玉黎双双走进内堂，这卑诗派内堂又是一番情景。进大门方砖埽地，海阔的院子，两旁各有一个兵器架。东边厢摆满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西边厢摆满了锐棍槊棒鞭铜锤抓。前方一间正堂，上有飞龙檐，乌青瓦，檐雕飞禽走兽，自东向西一字排开；瓦刻山河地里，由南到北包罗万象。下有雕梁画栋，梁雕飞龙在天，栋画见龙在田。左右两个廊柱，上挂烫金联：

上联书：听海涛波澜自若，

下联书：凭峰峦雾霭何如。

高悬金匾上书三个大字：演武堂。

二人进入房门，迎面丈八条案，四周挂满天文、地理，欧、柳、颜、赵名人字帖，抬头看墙上挂着一口宝剑，明晃晃夺人眼目，冷森森耀人胆寒，这便是卑诗派镇派宝剑：玉柄龙。

下垂首三张太师椅，正中坐这一位老者，虽然须发斑白，但筋骨结实，双目有神，这正是陶肃、田玉黎的师父，卑诗派掌门——何千秋。陶、田二人拜过师父，何千秋答道：二人坐下稍待。虽然年纪已老，但说话铿锵有力，势如洪钟，可见内

力高深莫测。二人刚入座，正在寻思师父召他二人是为何事，只见门外又进来两人。

为首的身材结实，戴一顶裘绒帽，身穿褐锦长袍，外套裘皮袄。此人浓眉大眼，眉宇间透着英气，上唇微微一撮小黑胡，面容间浩然正气，举止现英雄非凡。随后的身材瘦高，头戴玉壶巾，身着青色游丝袍，腰悬玉佩，手拿折扇，生得眉清目秀，神采奕奕，举手投足，甚是文雅。二人先拜过师父何千秋，转面看到陶、田二人，这才师兄弟相称，互相行礼。原来，此二人非是别人，为首的正是邢端，随后的乃是赵宏承，他们都是卑诗派的弟子，和陶田二人是同门师兄弟。

何千秋见四名弟子都已到齐，开言道：“这次把你们召集起来，你们可知道原因么？”邢端答道：“可是十大门派围攻一事？”何千秋点了点头：“正是。“何千秋刚要往下说，只听有人来报：花藤派花自零求见。何千秋不知何事，又不好推托，只好吩咐待客。

说话间，只见有一个中年人领着两个年轻人来到演武堂。那两个年轻人正是方才被陶肃和戴青击败的花藤派弟子，中年人则是他们的师父，花藤派掌门的师弟，花自零。原来，那两人被陶肃、戴青击败后，愤恨不出，找他们的师父来挽回花

藤派的面子。花自零也是好胜之人，心想大战还没开始，不能在头里先输给卑诗派，因此就带着两个徒弟找上门来。花自零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识得大体，见过何千秋，寒暄一阵，适才言道：“花某不才，此次到访一来是问何掌门安好，二来是听说贵派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剑法了得，特来切磋一下。”江湖上都是晚辈主动向长辈请教，哪里有长辈向晚辈提出切磋的，这等对武学的痴迷，求胜心切，也只有花自零了。

何千秋婉言谢绝，但经不住花自零一再要求，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和卑诗派的弟子比武，又对他对武学的痴迷早有耳闻，因此也只好吩咐弟子小心向花老师请教。赵陶邢田四人都已按耐不住，想一展伸手，早有赵宏承抢先一步。

赵宏承急从座起，走到花自零面前，抱拳行礼：“如此，晚辈赵宏承向花师叔请教。”花自零听到“赵宏承”三字微微一愣，想到一人，但仔细一想，那人应该在中原，这个“赵宏承”应该是同名同姓。未及多想，早有对手展开剑招。赵宏承剑花一挽，接连三招：苍松迎客、张良拾履、程门立雪，剑招内暗含迎客，尊敬长辈、师长之意。花自零焉能看不出？心想这位少侠倒是知书达理之人，敌意也就去了一大半。随后二

人各自使自己的看家剑法，一个内力深厚，大开大阖，不愧是一派宗师；一个剑法娴熟，飘然自若，好一似英雄少年。宏承剑法精妙，并不输花自零多少，一剑妙似一剑，一剑绝似一剑。花自零看到赵宏承剑法如此精妙，武林中的后辈很少有这样的人，不觉由衷赞叹，心想自己的弟子输给这样的人也是理所应当。他有心想看赵宏承展示剑招，也就只守不攻，外人看来倒像是赵宏承占了上风一般。

二人你来我往斗了大概两展茶的功夫，毕竟花自零内力深厚，剑招仍然法度森严，丝毫不乱；宏承则已不然，剑招开始散乱，破绽渐出。花自零看准机会，一招“西风拂柳”，剑峰向宏承的左臂削来。宏承一看对方找到自己的破绽，后悔早已来不及，眼看左臂就要被削去，陶肃、邢端、田玉黎都已秉住呼吸，何千秋也要准备出手相救。宏承顾不得多想，左脚踏地，右腿凌空跃起，带动身子向左跳了一个周圈，左脚此时又正好踏在对方的剑上，化解了险情；随即发出剑招，向对方上中下三路刺去。宏承出剑太快，花自零已无法看清来剑在上中下哪一路上，如果冒然出招，必然会被刺伤，只好把手中宝剑向中路抛去，只听锵的一声，碰到了宏承的宝剑，又被弹的地下。其实花自零虽然手中无剑，但内力深厚，凭借拳

脚功夫施展空手夺白刃仍然能将宏承制服，只是剑招上已输，又对宏承武艺爱惜，再加上碍于自己是前辈长者的面子，也只好作罢。赵宏承当然也知道这一点，看到对方抛剑破招，手中已无武器，便顺水推舟，收起宝剑，向花自零一拱手：“承蒙前辈相让，晚辈愧不敢当。”这下花自零本不输也是输了。

原来宏承情急之下所使的这招，正是西湖十剑的一招：三潭印月。赵宏承早年和陶肃、邢端、田玉黎一起在玉泉派习武，早已将西湖十剑了然于胸。他已经投身卑诗派门下，现在又是在师父面前和别人比武，当然不好再用玉泉派的剑法，只是当时危在旦夕，命悬一线，迫不得已出于本能才使出那一招，何千秋此时也不怪罪。说起西湖十剑，乃是玉泉派第五代掌门人柯臻竹大侠所创，剑招全部得名于西湖十景。虽然只有十招，却极其厉害。当年柯臻竹大侠就凭这西湖十剑打遍大江南北未逢敌手，奠定了玉泉派的百年基业。后来又有苏清、贝章、谈真、王敞四大长老将此剑法继续发扬光大，终于使玉泉派成为和燕山、木华两派齐名的武林三大门派。如今，苏贝谈王四大长老都已黯然仙逝，玉泉派的门人大多已辍武从商，摒弃先人遗志，实在令人扼腕。

花自零怎么会不认识西湖十剑，看到宏承使出一招，不

禁感慨万千。朗声说道：“玉泉八仙，威震江南，英豪昭宇，洪涛行天”，阁下果真是“玉泉八仙”赵少侠，恕老朽冒昧。宏承听到花自零提起“玉泉八仙”，忍不住无数感慨。“花老前辈认识赵某，倍感荣幸，至于‘玉泉八仙’之称，实是江湖朋友抬举，好生惭愧”。花自零听罢，问道：“赵少侠不必多礼，想必春豪大侠也在卑诗派了，能否让老朽一见？”

“春豪大侠”四字，有如晴天霹雳，惊醒在场的赵陶邢田。四人各自思绪万千，田玉黎更是胡思乱想，惆怅不断。原来“玉泉八仙”是当年在玉泉派的八名杰出弟子，行走江湖，行侠仗义，在江南少有敌手，是以江湖人称“玉泉八仙，威震江南，英豪昭宇，洪涛行天”。这八个人的名姓，也就暗含在“英豪昭宇，洪涛行天”这八个字中。“英”即是尹曲，“昭”即是赵合，“宇”则是萧宇释，“洪涛行天”便是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四人，当中这个“豪”便是春豪。这八人情同手足，在江湖受同道景仰，因此连西洋武林也知道“玉泉八仙”的威名。

这四人听到花自零要见春豪，想起往日同门之谊，无不伤怀。宏承对花自零言道：“不蛮前辈，春豪大哥的行踪在下也无从得知。”花自零听到话里有话，问道：“连赵少侠

也不知道春豪大侠的在哪么？”宏承心想：春豪和自己同是花自零的晚辈，花自零称自己为少侠，却称春豪为大侠，想必是与春豪交情非浅。想到此，他回头看了一眼陶肃，陶肃也对他微微点头，宏承这才将实情告诉花自零：

“前辈，想当年我们师兄弟八人行走江湖，就如同一个人一般。后来，春豪大哥钟情于书签姑娘……”

“书签姑娘？”花自零打断了宏承，觉得这个名字非同寻常。

“正是，春豪大哥曾经千挑万选了一个书签送给那位姑娘，因此我们都称那位姑娘叫“书签姑娘”，大概她的真名只有春豪大哥自己才知道。无奈春豪大哥痴情万分，却难得佳人眷顾，实为可叹。后来书签姑娘远赴西洋，到了菲城，此事对春豪大哥打击极大，从此我们就再也没见过春豪大哥。”

“难道他追随书签姑娘去了菲城？”花自零问道。

“我们也这样想过，甚至派人到菲城打探，都没找到春豪大哥的行踪。想春豪大哥行事非同寻常，又光明磊落，贸然追随去菲城这样的事情，他是决计不会做的。他一定是退隐在某个地方，好摆脱世俗的纷扰，让他专心思念书签姑娘。没有春豪大哥，我们师兄弟也就各奔东西，远赴西洋，尹曲到

了西洋德郡，赵合到了西洋苏兰，萧宇释到了西洋蒙城，现在，我们兄弟八人，就只剩‘洪涛行天’四人在温西华了。后来，我们也一再派人打听春豪大哥的下落，有人说他还在江南，有人说他回了并州老家，甚至还有人说他也来到温西华，在西扶派后山隐居。唉，总而言之，我们到处寻访，都一无所获。

“花前辈，这就是我们和春豪大哥一往的经过。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今日我们看前辈不是外人，所以如实相告，还望前辈不要再对外人说起春豪大哥的事情。”

花自零感慨良久，“想不到武林中如此的青年才俊，却这样为情所困。”他又转身对何千秋言道：何掌门，想不到‘玉泉八仙’都已到贵派门下，‘玉泉八仙’既能眷顾，贵派行事一定光明磊落，江湖上的传言想必是有人从中作梗。在下和蔽派掌门师兄都欠春豪大侠一个人情，待我回去禀明掌门师兄，和其他门派向贵派论理一事，我花藤派借口推托，绝不为难贵派。”

何千秋本和春豪无甚瓜葛，这样一来就凭空又欠了春豪的人情，但此事事关卑诗派存亡，而且花自零的好意又不好推托，只好简单谢过。

花自零师徒离去，众人良久无语。最后还是何千秋打破沉寂：“此时虽然已经退去一派，还有九大门派来势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我打算将我派的北斗玄星阵传给你们，此阵若有七名高手共同布下，就算千军万马也休想通过，可惜本派弟子中能够修炼此阵的只有你们四人，加上为师我也不过五人，不足七人，威力大减，唉，天命如此，我等也只能顺应天命了。”

## 第四回 为迎敌四侠布阵 点迷津怪叟难缠

何千秋要传授赵宏承等四人北斗玄星阵。原来这北斗玄星阵是卑诗派的创派祖师根据北斗七星的方位而创，布阵的七个人分别位于七颗星的位置，位于勺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星的人发起攻击，位于勺柄玉衡、开阳、瑶光三星的人在协助防御。这个阵法攻守兼备，攻则盛气凌人，守则滴水不漏，若两名高手共使此阵，其威力超过四名高手，由三名高手布阵，则相当于八名高手，四名高手布阵的威力超过一十六名高手，五位则相当于三十二位，六位高手相当于六十四位高手的威力，如果七位高手布下此阵，就算千军万马也万难通过。但眼下卑诗派中只有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这四名弟子的武功足够修行此阵，掌门何千秋便把希望寄托在这四人身上，传授此阵，心想就算十大门派齐聚，动起手来，虽然只有四个人使用此阵，但也能和一两个门派的打个平手。

阵法最讲究步法，只要每个人的步法依照章法、严谨有度，便可使整个大阵如行云流水一般，与其他人的配合也就

自然默契，这样一来，手上使什么剑招攻击防御倒可以随心所欲。何千秋当下便把北斗玄星阵的方位、步法、口诀详细和四人说明，并当场演示。四人武学悟性极高，只消一遍就对整个阵法的玄妙了如指掌。何千秋最后对四人说道：“要是大战难免，到时候不要有什么门户之见的顾忌，想用什么剑招就用什么剑招吧。”言外之意就是说：动起手来，想用卑诗剑法就用卑诗剑法，想用玉泉剑法就用玉泉剑法，何千秋不会怪罪。四人听了，无不感激师父慷慨大义，拜别何千秋，各自研习阵法去了。

这一天，四人在卑诗派后山研习阵法。由于只有四个人，他们便在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星的位置上，只管对阵内敌人的攻击，不管外围的防御。这样，只要不是敌人蜂拥而上，他们还是占尽便宜。四人对北斗玄星阵的方位和步法早已烂熟，只是每次演练的时候都无法顺利将全套阵法运完。原来在阵法中，四人要轮番更换星位，在天玑星的位置有一段脚步要从乾位换到巽位再换到艮位，其他三人对这段步法的变换都没有问题。但田玉黎身材较其他三人矮小，每次在天玑星位完成此步法变换后就和在天璇星位的人隔开好大一截，阵法也就有了破绽。田玉黎想尽了办法都还是没能在变

换步法后保持正确的身位，甚是苦恼，而赵、陶、邢三人也都无计可施。田玉黎不禁感慨：“要是春豪大哥在就好了！”

原来昔日在玉泉派，每当田玉黎练功时遇到什么不懂的地方，总去请教春豪，春豪也总能很快给她指点出来。是以此刻她练阵无法进展，自然而然想到春豪。赵宏承、陶肃、邢端听到田玉黎提起春豪，各人都不住回想往事，沉默不语。

就在这时，听到路边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出来比划。”四人一听有人看到他们练阵，大吃一惊。原来按照当时江湖的规矩，偷窥别派练武是武林大忌，四人想不到刚才练阵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偷看，而且还出言不逊，便纷纷拔剑准备迎敌。转眼间，从树林里走出一个挑柴的老头，只见他身材伛偻，一担柴便压得他行走吃力，再看他走路脚步散乱，分明是个不会武功的山野老人，四人自觉多虑，便把路让出来，陶肃抱拳言道：老人家见谅。田玉黎练阵不顺，没一肚子好气，又平白无故受了一顿抢白，正想骂这老头一顿，早被赵宏承拉了一下，方才作罢。挑柴老头缓缓走到他们中间，骂了声：“虚情假意，不识好歹”，说着将扁担一歪，身后的一捆柴径直抄邢端砸去，邢端见来物速度飞快，这老头显然不是不会武功，便横剑一销，把那一捆柴打得满

地都是。老头又将扁担朝赵宏承打来，宏承来不及多想，拔剑便要销扁担，没想到老头将扁担一偏，打在宏承的剑面上，化解了来招。

大家见来着不善，拔剑迎敌。四人将老头围在当心，正好布成了刚学的北斗玄星阵。四人同时出剑攻击，这下就由守势变成了攻势。四人你一剑刺向心口，我一剑刺向喉咙，但老头毫不慌张，用扁担一一将来剑弹开。虽然各人瞅准机会，用剑锋去削扁担，但老头的扁担每次都绕过剑锋，击在剑面上，纵使四人宝剑锋利，面对一个扁担却却变得毫无用处。眼看这老头挥动扁担，随心所欲，毫无招数可言，和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人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每次挥动扁担都能破解来招，恰到好处，令人称奇。任凭四人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也看不出这老头用的是哪个门派的武功。四人心想：功夫练到这种地步，真可谓无招胜有招，能到此登峰造极的境界，武林中只怕也没有几个人。想到此处，自愧不如，钦佩不已。

四人轮流交换位置，由于田玉黎在天玑星的位置还不熟，所以他们正转半圈，轮到田玉黎要转到天玑星时，再反转，就这样不断地正转反转，始终未能将北斗玄星阵运用完整，少了一面的攻击，威力大减。四人不停向老头发出剑招，虽然都

被化解，但老头也忙于接招，顾不得出招攻击，因此斗了数百回合，四人竟未露败相。只是对手深不可测，如此僵持下去恐怕凶多吉少。陶肃计上心来，向其他三人使了个眼色，四人心有灵犀，此时变换星位，田玉黎一下到了天玑星的位置，脚步要从乾位换到巽位再换到艮位，不出所料，此时她和赵宏承已经隔开一大截，破绽顿现。老头看准机会，举扁担就朝玉黎砸来，玉黎举剑迎敌，老头就将扁担一转，朝她的剑面打来，邢端在老头身后，趁扁担转向之势，顺势一招“梨花带雨”向扁担削来，老头听到了身后的动静，心想先弹开田玉黎的剑再理会后面也不是，但他刚才出招时看准玉黎和宏承间的空隙向左跨了几步，扁担的后半截也就离邢端近了几尺。邢端突然发力，老头这边刚把玉黎的剑弹开，就听身后“笃”的一声，扁担已经被削去一截。两旁又听到风声，原来是陶肃和宏承分别一招“仙人指路”和玉泉十剑中的“雷峰夕照”向自己的两肋攻来，照说老头本可以用扁担的前后两端同时破解左右来剑，只是扁担后面刚被邢端削去一截，如果护左，身体右侧便要中剑，护右则左边中剑，此时老头形势危急，将半截扁担划成一个圆圈，大喝一声，只听“乒乒乒乒”四声，赵陶邢田四人手中宝剑早已脱手飞处，空中嗡嗡声直响，四

人各自膀臂发麻，没想到瞬间之中竟然转胜为败，呆呆立在那里没了分寸。

“哈哈哈哈哈……”老头突然放声大笑，“‘玉泉八仙’果然名不虚传，剑法超群，想不到还能设下圈套，逼着老夫使出本派的武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四人听他这么一说，也就回过神来了，陶肃认出老头刚才使得是檀山派的绝技“震剑绝”，别说是扁担，就算是用手，也能把对手的宝剑震断，刚才对方用扁担只将宝剑震飞，可见是手下留情了。“前辈谬赞了，我四人学艺不精，礼貌不周，还望老前辈多多见谅。敢问前辈是檀山派的哪位仙长？”赵陶邢田四人中，数陶肃最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因此每逢大场合都由他出面说话。老头没有回答他的话，言道：“柯老弟后继有人，可喜可贺啊。四位少侠即是柯老弟的传人，如今又投身卑诗派，可见贵派并非武林中传说的作奸犯科之辈，其中玄妙，贫道自会谨慎斟酌。”老头转面又对田玉黎言道：“田女侠，圣人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心若道，道通心，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一句话说的四人一头雾水，田玉黎更是不知所谓，细细品味老头的话，若有所思。陶肃心想，老头说自己是“柯老

弟”的传人，如果“柯老弟”是玉泉派第五代掌门人柯臻竹师祖的话，那这位老道少说也有一百二十岁了，真是活神仙，看来檀山派是西洋武林第一门派果然名不虚传。想到此处，抬眼望去，老头早已不见。

赵宏承熟读佛道经典，听到老头的话，若有所悟，对田玉黎说：“师妹，我们再来演练一遍阵法，按照那位道长所说，你在天玑星由乾位换到巽位时，脚步不要走满，稍稍往后退一些，然后再到艮位就应该能到正确的身位了。”田玉黎照宏承说的试了一下，果然有效，此时众人才恍然大悟，对老头由衷钦佩，却都不知道他是檀山派的哪一位道长。至此，四人对阵法已经没有障碍，各人信心倍增，勤加修炼，渐能把阵法演练纯熟，威力大增，在此不表。

不觉又过了数日，正是卑诗派创派九十五年的喜庆之日，若是平时，全派上下自然少不了热闹庆典，但正值大敌临头，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天一大早，就不断有各大门派的人送上名帖登门庆贺，何千秋师徒们都清楚，前来庆贺是假，大战在即是真。

## 第五回 英雄齐聚卑诗派 奇友相逢温西华

这天卑诗派香雾缭绕，钟鼓齐鸣，一大早，师徒正在演武堂议事，就有贺方派和乌苏派的名帖传到，贺方派掌门狄渐，乌苏派掌门穆维震各率领本派十几名弟子来到卑诗派，何千秋亲自起身迎接。贺方派和乌苏派都是西洋武林的名门大派，但声望和实力均不及卑诗派，而且论辈分，狄渐和穆维震都是何千秋的晚辈。众弟子们心想：贺方和乌苏两派的人派几个弟子去迎接也就是了，何必掌门亲自去。可见何千秋深感此次事关重大，需要小心应对。

何千秋在两仪台摆下盛宴，接待来客，众弟子也到此忙着张罗。刚把贺方乌苏两派安排妥当，又有名帖呈上，原来是花腾派掌门花自飘及其师弟花自零带着几名弟子来访。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四人见过花自零，赵宏承还和他切磋过武艺，四人过来向花自飘花自零行礼，花自零自然是称赞他们一番。花自飘向何千秋言道：“何掌门，能和春豪大侠有渊源，贵派行事绝非奸邪，至于贵派和普渡寺的恩怨，蔽派

就无从过问了，我等今日来只为道贺，绝无他意。”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和普渡寺的恩怨我两不相帮。何千秋眼见已经化解了一派的大敌，略感宽慰，一想到此事又牵扯到春豪，虽然自己的几个徒弟曾是春豪的师弟，但自己没和他打过交道就凭空欠了他一个人情，有些不快。师徒谢过二花，安排坐定，好生款待。

又来一个名帖，上面落款五个字只看得众人心如敷冰：檀山派湛渊。檀山派乃西洋武林第一大门派，门下高手众多，武功更是无人能敌。檀山派笃信道教，向来以清净无为自居，掌门湛渊道长成名已近百年，现已清居悟道，几十年未出江湖，除了檀山派的弟子，江湖上见过他的人恐怕都已经死光了，更别说和他交过手的。此次围攻卑诗派，竟又湛渊道长亲自出山，可见对他老人家来说事关重大，恐怕对卑诗派凶多吉少。何千秋不敢怠慢，赶忙出去迎接，众弟子也在后跟随。

众人看到檀山派一行人，大多数都是道士，还有几个俗家弟子，为首的是一老者，身材高大，身着白色道袍，手持浮尘，缓缓走来。只见他鹤发银丝，面见红光，双目有神，长眉低垂，五缕须髯胸前飘洒，真乃仙风道骨，众人不住赞叹。此人便是檀山派掌门——湛渊道长。何千秋过来行礼：“湛渊道

长大驾，未曾远迎，晚辈何千秋当面赎罪。”湛渊还礼：“何掌门不必多礼。”一句话出口，中气十足，深沉有力，转而对赵陶邢田四人说道：“四位少侠，我们又见面了。”四人不知何意，心想：我们什么时候见过面。田玉黎仔细看湛渊道长，突然恍然大悟，行礼言到：“多谢道长指点之恩，恕晚辈眼拙，没有认出道长仙容。”原来湛渊道长就是前几日在卑诗派后山和赵陶邢田四人打斗的老头，湛渊精通易容之术，是以他们开始没认出来。其他三人见田玉黎如此，也立刻明白过来，赶忙行礼道谢，湛渊一一答过。众人见这四人能于湛渊道长有渊缘，羡慕不已。

湛渊对何千秋言道：“何掌门，贫道此行到贵派是为一见柯臻竹老弟的传人，并无他意。”言外之意也是说：看在柯臻竹的面子上，你们和普渡寺的纠葛我两不相帮。何千秋一听武林第一大门派檀山派也不和自己为敌，顿时感到压力少了不少，言语感谢湛渊道长。湛渊道长口中的“柯臻竹老弟”即是玉泉派第五代掌门柯臻竹大侠，当年湛渊道长和柯臻竹交情甚重，如今柯大侠已经仙逝三十多年，湛渊道长仍不忘旧交。如今听说玉泉派有八位弟子的玉泉剑法得柯臻竹真传，其中四位就在卑诗派，便不顾一百二十来岁的身骨，千里迢

迨来到卑诗派。那日又在后山遇到赵陶邢田四人，便乔装打扮一番试探众人武艺，四人的武艺人品果然隐约有昔日柯臻竹的风范。看到田玉黎练武受挫，湛渊便传授她一些玄语，也被赵宏承悟透。他心想这四人的武学修为真是世间少有，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这“洪涛行天”四人如此，想必那“英豪昭宇”四人更是了得。柯老弟的玉泉派能有此弟子，羨煞我檀山派啊。

卑诗派师徒把檀山派一行人安排坐定，正和他们款款聊来，这是又有名帖呈上，原来迦莲教的五大分舵悉数来齐。众人起身迎接，只见有前方来了一大队人，分别着青、赤、白、黑、黄五色长袍，大家看得分明，那着青衣的是迦莲教的洛山分舵，着赤的乃是翌山分舵，着白的是灞山分舵，着黑的是岱山分舵，着黄的乃是砾山分舵。迦莲教是西洋武林中举足轻重的门派，原本由中原还俗的和尚所创，迦莲教的名字就取自“落迦山莲池夜月”之意，但后来门人逐渐以练武为重，迦莲教也就和佛教没有什么关系了，只是还保留这迦莲教这个名字。创派祖师归西后，麾下五大分舵互不相让，要通过比武选出新任教主，只是各分舵势均力敌，比武比了十天十夜也未见分晓，最后五大分舵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各自为政，

这样，迦莲教就只有分舵，没有总舵，只有舵主，没有教主。虽然他们还保留这迦莲教某分舵的名字，其实已经成了独立的五个门派。虽然迦莲教虽已分裂成五个独立的分舵，但这些年分舵在武林之中的地位显赫，尤其是砾山分舵，其实力仅次于檀山派。

看这前来的五大分舵，个个精神抖擞、耀武扬威。再看五位舵主：砾山舵主随风化、洛山舵主游乘风、岱山舵主吴鸿鸣、灞山舵主何足惜、翌山舵主任之流，这五人人称“迦莲五老”，“五老”都是六十来岁的年纪，满脸正气，走路步法沉稳，可见内力深不可测。五人带领门下弟子，分别拜见何千秋，何千秋及卑诗派众弟子一一还礼，将众人安排妥当。

只见洛山分舵一行人中，有一个人未穿青袍，却穿了一身貂皮大袄，像是从极冷的地方而来，在迦莲教众人中极为显眼。再看这人，身材高大、脸色黝黑，与当地土著黑人无异，但仔细看五官，却浓眉大眼，生得标致，满脸英气，众人看到这个又黑又俊的人都好生奇怪，这人目光来回巡视，看到赵陶邢田四人突然热泪盈眶，高声叫到：师弟师妹，原来你们在这儿！四人见到此人，也不由吃了一惊，飘洒热泪，拥向那人。

你道这人是谁？他正是“玉泉八仙”中“英豪昭宇”的“宇”——萧宇释。原来，自八人在玉泉派四散而去，赵陶邢田来到了温西华，萧宇释去了西洋蒙城，相隔万里，几年来全无音讯。这年冬天，萧宇释到南方御寒，路遇迦莲教洛山分舵一行人，萧宇释曾到洛山分舵游方学艺，和该派交情深厚，这次听说他们要去围攻卑诗派，也就跟着来看热闹。没想到在这里遇到赵陶邢田四人，兄弟相聚，喜出望外。五人拥在一起，痛哭流涕，互诉别来之情，又提起其他的兄弟，伤感万分。萧宇释对四人言道：“诸位师弟师妹放心，我以后就去和游舵主详说卑诗派的事情，相信他老人家明晓是非，一定不会为难你们的。”四人感激不尽。

那边还没有安排妥当，这边又有名帖呈上，原来是普渡寺的众僧人来到。此次围攻卑诗派本是因为卑诗派弟子打死普渡寺弟子而起，普渡寺是这次事情的主角，谁也不敢怠慢，赶忙出去迎接。只见迎面走来两名老僧，带着七八名弟子，为首的老僧满脸沧桑，眉毛胡子花白，目光凌厉，随后的老僧满脸沉寂，宝相庄严，看不出喜怒哀乐。前面这位老僧正是普渡寺的方丈磐寂禅师、随后的那位老僧是磐寂的师弟磐苦禅师。普渡寺在西洋武林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寺内有磐寂、

磐苦、磐渡三位神僧，磐渡钻研佛法，早已不问世事多年，这次并未随两位师兄前来卑诗派。

卑诗派师徒好生接待普渡寺众僧，众僧却态度傲慢，看来待会儿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待到普渡寺的僧人坐定，十大门派悉数到齐，在卑诗派的两仪台齐聚。场面上和气融融，暗地里却杀气腾腾。

在场的除了卑诗派、十大门派，还有西扶派戴青和他师父一行人。在这十大门派中，论武功实力，当然要数檀山派第一，其次是迦莲教砾山分舵，然后是花腾派，其次是迦莲教洛山分舵，然后才是普渡寺，再往后便是迦莲教的翌山分舵，岱山分舵，灞山分舵，乌苏派和贺方派。

陶肃对赵宏承、邢端和田玉黎言道：“十大门派里已有檀山派和花腾派不与我派为敌，洛山分舵那边就看萧师兄了。”邢端说道：“是啊，我派实力和普渡寺相当，就只剩砾山分舵了。”“话虽如此”，赵宏承插话，“就算萧师兄说服洛山分舵不与我们为敌，那还有迦莲教其他分舵不容小视啊，再加上乌苏贺方两派，他们人多势众……”。田玉黎接着说道：“往常就算是一对二，一对三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可这次的情形是一对十。就算有北斗玄星阵没法挡住上百人。”

说完，大家都把目光聚向陶肃，看他有什么好办法。陶肃不慌不忙，“在座的都是通晓事理武林前辈，待会儿我们和众位英雄晓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就想办法激他们一个一个来，只要不是众多门派蜂拥而上，我们就有办法取胜，再说还有西扶派助战，虽然形势不利，但还是有取胜的可能。”三人听了这番话，稍稍宽心。

## 第六回 两仪台群雄鏖战 师兄弟合力退敌

群雄就坐两仪台，乌苏派按耐不住，急于扬名立腕，首先发难。掌门穆维震高声说道：“何掌门，诸位英雄，今天是卑诗派创派九十五年大喜的日子，江湖上传言卑诗派作奸犯科，藐视名门正派，我看也未必，自己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自己最清楚了。”他这番话表面是为卑诗派开脱，言外之意便是：你们自己做了哪些事你们自己最清楚了。他有意寻事，说话也不留情面。说完他又走到两仪台中央，指着一块巨石说：“这块石头也未免太难看了，待穆某来修剪修剪。”说罢拔出宝剑，使出乌苏剑法，刷刷刷几下，就已经把巨石四面削平，有横起一剑，把顶也削平了，最后把巨石削成一个梯形又一脚踢倒。场上叫好声一片，穆维震耀武扬威，得意洋洋。

你当这块巨石是普通的石头？非也，传说这乃是女娲补天遗石，落在西洋温西华，高有一丈，抱合也有一丈。历经万年，风雨不蚀，坚固无比，一般人用剑削此石，只会把剑震断，决对无法击下一块碎屑，更别说削成这样。穆维震手中宝

剑乃是乌苏山精铁所锻，锋利无比，再加上他内力深厚，将体内真气灌入剑中，运用得当，才能把此石削成这样。在场的人无不赞叹他宝剑锋利，武艺超群。只是这块巨石卑诗派的镇山之石，如今却被穆维震如此羞辱，卑诗派全派上下义愤填膺。田玉黎最激愤不过，骂了声：穆掌门，你欺人太甚！就要上前拼命。下面早有一人闪身到了中央，大家定睛一看，此人肤色黝黑，正是萧宇释。

萧宇释朗声说道：“穆掌门武艺果然超群，只是不留点字迹，岂不遗憾？”纵身上前，在那块倒下的巨石面前发起招来。他就这样左一掌，右一掌随意向巨石击去，只听喀啦啦之声，不断有碎石屑落下，几掌下来，纵身跳开，巨石上已经被刻出一个“山”字。他又转动巨石，在另一面上如此发掌，最后，在四面上都刻上了“山”字，然后他又但手拖住巨石的一头，把原来倒掉的巨石又立了起来，这时，被穆维震削成梯行的巨石四面都被萧宇释用双手刻上了“山”字。在座群雄无不震惊，叫好声轰得一下发出，经久不绝。

刚才穆维震用剑把巨石削平，有一大半靠得是宝剑锋利，而萧宇释在巨石上刻字，凭得可全都是硬功夫了。其实，就算是掌法再好，筋骨再硬，内力再深厚，用手掌在一般的石头

上刻字也绝无可能，更别说在这块奇石之上。再者说来，众多字中，你道他为什么单单刻个“山”字？原来，萧宇释本来打算用宝剑在上面刻字，走近之后看到了巨石有天然的裂纹，正好在四面呈“山”字型，他便随机应变，把真气聚在掌上，击向裂纹，最后就“刻”出四个“山”字。但即便如此，一般的高手也绝难做到。

这场大战后，卑诗派的门人将这块石头上四个横着的“山”字漆成红色，以为纪念。苍云白狗，到如今不知已经历多少春秋，时过境迁，现在人们游览卑诗派故地，还能看到那块巨石，和四面刻着的四个横着的“山”字，却都只道那是土著文的一个字母，已经无人知道那是当年激战的遗迹了。

群雄看到萧宇释如此身手，由衷赞叹，穆维震也自感惭愧，技不如人。萧宇释看到自己技压全场，便乘势高声说道：“各位英雄，萧宇释有一言望各位明察，卑诗派掌门何千秋老前辈在武林中德高望重，在江湖上除奸惩恶，绝对称得起大侠二字，门下有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四人昔日都曾是在下在玉泉派的师弟师妹，他们行侠仗义、人品武艺均受武林同道景仰，胜过萧某十倍。即便卑诗派门下有人作

奸犯科，那也该受到卑诗派门规的惩处，我们外人确实不不便干涉。”

众人都觉此话有理，微微点头。却又翌山分舵舵主任之流带领众弟子来到两仪台中央，对何千秋道：“何掌门，任某久闻贵派剑法了得，今日想领教一下。”此话一出，咄咄逼人。何千秋还未及答话，早有旁边西扶派的布拉德挺身而出，对任之流说道：“任舵主，我西扶派和卑诗派并肩作战，就由蔽派先领教贵派的高招。”说罢率弟子走到场下。

翌山分舵有任之流加上七名弟子，这边布拉德也带了七名弟子迎战，双方客套一番，便开始混战。任之流剑法内力均属上乘，但其弟子却是一般，几十招之内就被西扶派的弟子打的落花流水，纷纷带伤退出圈外。这样，眼下就是西扶派八人围攻任之流一人。八人各自施展绝技，其他人都使得是扶西剑法，戴青则使一阵扶西剑法，一阵纳思剑法，又使一阵玉泉派的剑法，看得任之流眼花缭乱。眼看西扶派众弟子中，戴青的剑法高出一截，只是受内力限制，很多剑招的威力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和那些剑法一般内力较深的弟子出招的威力差不了多少。虽然任之流武艺卓绝，却也经不住八名高手的

围攻，支撑了几百招之后便败下阵来，跳出圈外，抱剑认输，羞愧不已。

布拉德并非西扶派中最一流的高手，但也把迦莲教五大分舵中排名第三的翌山分舵击败，可见西扶派和卑诗派齐名果然名不虚传，众人想到此结，不敢小觑。

眼看双方势均力敌，已成僵局，就坐以来一言未发的磐寂禅师突然发话：“阿弥陀佛！何掌门，贵派一向以名门正派自居，那贵派纵容门下弟子打死我寺弟子石觉一事该作何解释？”何千秋不慌不忙，缓缓答道：“盘寂大师，失手打死贵派弟子石觉，确系蔽派弟子林秋所为，一经查明，他已经受了门规惩处，现已被逐出蔽派，这‘纵容’两字，实在是谈不上吧。”盘寂闻言，哼了一声，继续说道：“即便如此，那我倒要问一问何掌门了，贵派有几个人能使出‘绝琴剑’的招数？”在场众人听了“绝琴剑”三字，心中一凛。何千秋答道：“恐怕只有一人”，“那整个西洋武林，又有几个人能使出这门绝技？”“恐怕也只有那一个人”，“善哉！善哉！在石觉的尸首上，不仅有卑诗剑法的伤痕，而致命伤是绝琴剑法所致，何掌门对此又如何解释？”

卑诗派师徒听到此处，心里一寒。原来整个西洋武林中，

会绝琴剑之人，便是卑诗派的弟子——陶成。陶成原来乃是中原北合派的弟子，内力剑法均属一流，并不亚于赵陶邢田四人，此人相貌英俊，有卑诗第一美男子之称，他还精通音律，善于抚琴。他将北合派的剑法融入琴中，每发一音，催动内力，便有无形剑气射出，伤人于无形，凌厉无比，当时琴皆七弦，唯独他的琴只有六弦，此剑法故名“绝琴剑”。一年前，卑诗派与普渡寺结下梁子后，陶成突然无故失踪，至今杳无音讯。如今众人又听说他普渡寺一事脱不开干系，都觉得蹊跷。

何千秋怎么也不会想到陶成和这件事有关，慢慢说道：“不错，绝琴剑法确实只有我派的陶成精通，可是他于一年前无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知，此事目前也无法对证……”还没等他说完，盘寂便打断了他，“哼，想不到贵派想借门人失踪来把事情推托干净，枉你们号称名门正派，却干出这种勾当，门下有这种奸邪之辈。”一句话说得何千秋不言一对，赵宏承接上话来：“那贵寺的石灯大师可算是武林中方正贤良之人了！”

此言一处，引得在座群雄笑声四起。原来赵宏承口中的“石灯大师”是普渡寺石字辈的弟子石灯，此人生性风流不羁，虽然在普渡寺出家，还是本性难移，到处在茶馆、驿舍给

人讲述他的风流韵事，此人倒有几分文采，讲起花前月下的事绘声绘色，十分生动，久而久之，名声传开，江湖上的人便称他石灯大师，这“大师”二字，实是戏谑。石灯也怕寺里追查，边长期在外游荡，普渡寺也拿他没有办法。出家之人，却如此行事，成了江湖的笑柄，是以群雄一听石灯大师四字，皆会其意，忍不住笑了起来。

普渡寺面上无光，磐寂自是满面尴尬。只听“喀”的一声，坐在一旁一直一言未发的磐苦大怒，把一张桌子拍得粉碎，木屑纷飞，群雄立刻止住笑声，朝他看来。磐苦意识满脸怒火，顾不得自己的庄严宝相，口称佛号，叫了一声阿弥陀佛，对何千秋说道：“其他话多说无益，贫僧愿意领教何掌门的高招！”这是摆明了挑战，群雄一听有好戏看，目光纷纷投向何千秋。还没待何千秋答话，早有陶肃挺身而出，对磐苦说道：“今天是蔽派创派九十五年的良辰吉日，不便劳烦家师亲自动手，弟子愿领教大师高招。弟子是晚辈，若是以一对一，未免对大师太不敬了，我们愿以二对一，师兄弟四人共同请教贵派二位神僧。”陶肃想用新学的北斗玄星阵来迎战二位高僧，对于胜负，他心里也没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磐苦不认识这四人，心想，此人这样年轻，不过是初学

乍练几天，别说是四个，就是四十个也无用，便不置可否。赵陶邢田跳到场下，道一声：“敢蒙神僧赐教！”便动起手来。四人布起北斗玄星阵，将磐寂磐苦二僧围在当心，四把宝剑你来我往，磐苦手持禅杖，磐寂则用一串佛珠当作武器，六人各使出看家绝技，打得不可开交。二僧和四人缠斗一阵，觉得对方虽然年轻，武艺却出神入化，再加上阵法的威力，后悔当初不该轻敌。

再看赵陶邢田和二老僧打斗，四人虽师出同门，但同上战场出招的风格却不尽相同。看这四人与二僧激战，要数邢端力道最为深沉，是因他在四人中内力最好的缘故，邢端出招大开大阖，气度严谨，俨然就像一个成名已久武学大家；再看赵宏承的招式最是潇洒，一招接连一招，飘洒自若，行云流水，有如诗情画意一般，他的剑招一时就像江南烟雨朦胧，一时又像北国的寒冬瑞雪纷飞，看得人不觉陶醉其中；陶肃的剑招最是聪明，常常出其不意，绝地中化解险情，危乱中制敌先机，逼得二僧险象环出，怎一个险字了得；再看田玉黎的招式，最是漂亮，一剑又一剑精致绝伦，身影飘动，在寒光中摇曳生姿，运剑之秀，迷煞在场众生，出招之巧，苦煞普渡神

僧，众人哪见过这般标致的剑招，叫好声不绝于耳，戴青在一旁看着更是心花怒放。群雄不住赞叹：真是剑如其人啊！

要说这四人单打独斗，哪个也不是磐寂磐苦任何一人的对手，只是四人凭借北斗玄星阵的威力，把二僧团团围住，二僧频于应付，哪里还有功夫出招还击，四人虽然占尽便宜，但神僧毕竟是神僧，几百招下来尽然未露败迹。六人又打了一个时辰，斗了上千招，二僧渐渐支撑不住，幸亏赵陶邢田四人在阵法之中，相互借力，仍然精神抖擞，要不然也早就没气力再打下去了。陶肃看准机会，一招“宿鸟投林”，把剑插入磐寂的佛珠之中，用力一甩，磐寂此时已气力不足，佛珠登时从磐寂手中脱出，飞到空中。磐寂的佛珠乃精铁所铸，用来当作武器，现在磐寂手中没了武器，只觉心神烦躁，眼前一黑，噗得一声吐出一口鲜血。磐苦忙收起禅杖，扶着师兄，运功给他调理内伤。赵陶邢田四人见状，也收剑，道一声：承让！

普渡寺两位神僧竟然败给卑诗派的四个弟子，场上一片哗然。贺方派的狄剑早因乌苏派穆维震落败而不敢张扬，迦莲教的砾山分舵历来行事低调，也不想出头，洛山分舵因为萧宇释也不愿干预。灞山分舵和岱山分舵因比自己强的翌山

分舵被西扶派击败，再者此事和自己无关，也不愿逞强。群雄皆默然不语。

陶肃见状，高声说道：“诸位英雄，我卑诗派绝非奸邪之辈，对于普渡寺弟子石觉之死，蔽派一定会查明真相。待我们找到陶成，真相水落石出，如果确是我卑诗派的过错，我们一定向普渡寺谢罪，向天下英雄谢罪。今天就请在场的各位英雄做个见证。”群雄闻得此言有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有跟着附和：是，好。普渡寺哪肯服气，只是刚才比武已败，现在也无话可说了。

十大门派四散离开卑诗派，何千秋师徒各自庆幸，躲过一场灾祸。赵陶邢田和萧宇释欢聚一阵，萧宇释有事要回蒙城，五人不得不含泪告别。

四人商议，到哪里去寻找陶成，便各自写在自己手掌之上，打开一看，四人的手上均写着两个字：“西扶”。四人心中的想的乃是同一件事，到西扶派真正的目的是寻访春豪的踪迹。

## 第七回 西扶山访友会诗 飞沙河遇敌中伏

卑诗派力退强敌，免遭灭门之险。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四人击败普渡寺磐寂、磐苦两位身僧，更是一战成名，在西洋武林也名声躁动，无人不晓，江湖人称：“卑诗四杰”。

料理完大小诸事，四人拜别掌门何千秋，动身前往西扶派。他们此去西扶派，一是答谢西扶派从此相助退敌之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寻访春豪。原来自春豪黯然离去后，“玉泉八仙”的其他七人不断派人到各地寻访，有人说他还在江南，有人说他已经回了并州老家，甚至还有人说他也到了温西华，在西扶派后山隐居。江湖传言，不知真假，四人思友心切，也就执意要去西扶山看个究竟。

戴青那日并没有随西扶派众人回到本派，而是陪陶肃在卑诗派住了几日，好一叙兄弟之情。这天也便跟着四人回西扶派去了。西扶派和卑诗派同在温西华，相距却也不近，虽然

骑快马只消一个时辰，走路却要半晌才能到。五人并无要紧事，而且有心游山玩水，因此步行而来。

众人一路上有说有笑，踏风而来，不一时，便看到一座巍峨高山。虽然是寒冬腊月，这山却郁郁青青。远看此山，宛如一口钟，四平八稳，气吞山河。又见山顶下方，有一层祥云盘绕，缠缠绵绵，看不到尽头，青山玉带，有如仙境。这山便是西扶山。赵宏承和田玉黎曾经在西扶派游方学艺，对此地非常熟悉，邢端和陶肃确实头一次看到此般景致，不觉惊叹造化鬼斧神工。陶肃见此奇景，心神陶醉，诗兴大发，稍加思索，便脱口成诗：

将军披青甲，白练锁山喉。  
裂地石难动，惊天云不流。

其他人都拍手称赞，细细品味，唯独田玉黎笑了一声，说道：“涛哥这首诗气势果然不凡，只是面对如此美景，未免太肃杀了吧。”陶肃听了笑道：“还望师妹赐教。”田玉黎也不客气，“那当然，听好了。”说罢，吟道：

青纱抒水袖，婉转失轻绸。  
玉阙一支舞，人间曲不休。

陶肃听罢，拍掌叫到：“好诗，师妹的诗果然别有一番趣味啊。只是这‘玉阙一支舞，人间曲不休’二句应作何解？”田玉黎一仰头，“这还不简单，看这青山玉带，分明是天宫仙女起舞，广抒水袖，缠绕在山间。俗话说：‘天上一天，地上一一年’，要等仙女歌舞完毕，人间岂不是得等上十天半个月，所以你看这水袖就像不动的一样。”众人恍然大悟，纷纷称赞此二句颇有意境，田玉黎听了春风满面，不断催促众人前行。

谈笑间，众人到了西扶山顶，陶肃和邢端第一次来到西扶派，但见一座座楼宇依山而建，各抱地势，高地起伏，楼宇间又有连廊相接，连成一片，和卑诗派的建筑迥然不同，别具一格，看得二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赵陶邢田四人先是拜见了西扶派掌门郑念离，答谢了相助退敌之恩。郑念离也不住称赞四人武艺精湛，人品一流。原来，赵宏承和田玉黎原先在西扶派游方之时早已见过郑念离，郑念离也早对他二人称赞有加，对陶肃和邢端虽然第一次见，却也早听说了他们在卑诗派的所作所为，此次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因此大加赞誉，并非虚言。

言语间，四人试着向郑念离打听春豪的踪迹，却总被他

有意无意推托过去，四人眼见也问不出什么，便闲聊了几句，拜别了郑念离。

四人从议事厅走出，找到戴青，便往西扶山后山方向游览。四人刚出来时，恰逢山顶降下大雾，雾气弥漫，三丈之外的东西都难以看清，虽是白天，却能看到远处闪着点点灯火。四人行处，但见雾气游动，有如万马奔腾，众人眼前忽明忽暗；逐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不久，大雾完全散去，天开云散，阳光明媚，有生无生，皆似新生，未脱湿气，泽沐天光。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一派和谐。邢端在卑诗派哪见过如此景致，胸中惬意，诗兴大发，朗声吟道：

太乙冯虚登幻境，凌烟移斗势磅礴。

拨云见日遗尘世，二气均分灵秀合。

众人心情舒畅，闻得此诗，更觉惬意，不住称赞邢端。戴青看到这几人不但武艺卓绝，文采斐然也非常人能及，文武一身，心中暗自钦佩。

沿着林间小路，众人来到西扶山的后山，这里山路崎岖，人迹罕至，时常有松鼠、浣熊出没，真乃隐居清修之宝地。五人走了不知多久，绕过一片松林，来到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间孤零零的茅草屋。众人心中暗喜：难道春豪大哥在这？

来到门前的阔地，田玉黎看到地上散着凌乱脚印，陶肃仔细观瞧，言道：“这不是一般的脚印，看，这几个乃是西湖十剑的步法，这几个是西扶剑法的步法，还有几个像是纳思剑法的步法，还有一些我也看不出是什么剑法了。”赵宏承言道：“是了，这一定是春豪大哥练剑时踩出的脚印，他一定在这了。”邢端在一旁又发现了什么东西，叫道：“看这里，这地上的枯枝败叶，都朝一个方向落着，就像被风吹过一般，看，到那里、那里，绕了一个大圈”众人均不解，邢端接着说道：“这一定是春豪大哥修炼内力时，催动气息环绕自己，就把这些枯枝败叶绕成了一个圆圈。再看这圆圈如此之大，少说也有十丈，可见春豪大哥的内力精深奥妙，武林中已经少有人及了。”

众人感慨良久，又来到了茅草屋前，抬头之间柴门紧闭，门眉上挂一块小木板，上书三个字：“念兹斋”。众人心想，这肯定是春豪的住处了，敲门久无人应，只好破门而入。看到屋内物件置落整齐，谨谨有条。再看中间一张书桌，上面落满灰尘，此屋像是久无人住了。

正对门的墙上悬这一幅画像，画中有一女子，大家走近一看，只见画中女子云髻峨峨，修眉联娟，玉颜光润，华容婀娜。

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这女子身着淡色长裙，修短合度，体态翩然，宛若九天神女一般。田玉黎看到画中女子，不觉暗自感叹、自愧不如：天下竟还有这般美丽的女子。再看画中女子，站在江边沙洲之上，旁边杨柳轻扬，远处江中一点孤帆，女子目视远方，流连生盼，楚楚动人。再看旁边写着两行小字：

杨柳依依君不见，  
帆孤影远却翩然。

此画此诗，令在场众人黯然伤神。邢端见过画中女子，对大家说道：“画中之人，便是书签姑娘。”此言一处，众人心中感叹：怪不得春豪大哥如此迷恋书签姑娘，原来她真似仙女一般啊。田玉黎一听是书签姑娘，脸色微变，“原来这就是书签姑娘啊，我还以为她有多标致呢，原来也不过如此一般啊，春豪大哥怎么会钟情这样的女子。”戴青在一旁本想随声附和田玉黎，但仔细一想又实在有违自己本意，也只好作罢。其他人见她言不搭意，也没接她的话。

陶肃又看到一个卷轴，擦去上面浮土，打开一看，是一首诗：

洛水有神女，绰约且婉然。  
胸负凌云志，万里任扬帆。

字迹险俊，众人便知是春豪所书。赵宏承也看到一个卷轴，打开一看，同样是春豪所书之诗：

唯君纤妙影，曼曼耀群星。  
何以书阁下，凡间无此名。

旁边还有一个卷轴，戴青打开来看，还是春豪所书之诗：

未经沧海何为水，不见巫山不见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只缘修道非缘君。

戴青看了觉得眼熟，又不解其意，邢端解释道：“这首诗本是唐代元稹的《离思五首》之一，原诗本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春豪大哥改了几个字，说什么‘只缘修道非缘君’，全是自嘲之意。”

众人看罢，不禁感慨：似春豪这般痴情，就是铁石心肠的女子，也早已感动地柔情万种，怎奈书签姑娘，却是无动于衷。大家俱感伤怀，这是却飘来一阵笛声，悠扬婉转，令

闻者失意，听者伤情。众人走出一看，门前小路来了一个牧童。陶肃问道：“小哥，这曲子叫什么名字，如此好听。”牧童答道：“这是住这间茅屋的大哥教我的……”，陶肃一听是春豪所教，忙打断问道：“你知道这茅屋的主人叫什么么？他现在到哪去了？”牧童摇摇头，“不知道，有快一个月没见到他了，有什么事吗？”田玉黎道：“没什么，对了，这曲子叫什么名字？”牧童笑道：“有所思”。“有所思……”众人闻得此三个字，若有所思，都不再言语。牧童见这些人行事怪异，便没再理他们，自己走了。

五人惆怅良久，邢端说道：“看来春豪大哥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走吧。”众人这才恋恋不舍，离开这里。

赵陶邢田四人辞别戴青，往下西扶山的路去了。走到山崖前，看到山底下铺满雾气，只有高楼才露出一尖顶，雾海游动，宛若海漫山城一般，山上阳光明媚，照在山下的云气上，散出金光，格外秀丽。赵宏承也忍不住了，作一七律：

万户千宅何处觅，危阁广厦见毫分。  
龙鳞骤起排山浪，莫道汪洋吞故城。  
九缕金光仙若至，七星紫露瑞还增。  
祥云待踏修行易，忘却三花不老身。

“好一个‘祥云待踏修行易，忘却三花不老身’！如此美景，就是神仙都不想回山了。”田玉黎、陶肃、邢端不住赞叹，都认为此次西扶山之行，数此诗最为精妙。

下得西扶山，途径飞沙河。飞沙河横跨温西华东西，奔腾入海，隔开了西扶派和卑诗派。此时大雾弥漫，渡口一个人都没有。四人找了一条小船，泛舟过河。船行至河中央，雾气越发厚重，四人隐隐感觉杀气腾腾，轻轻拔剑，面朝四方。迷雾中，四柄宝剑寒光闪闪，雾气遇到宝剑便凝成露珠，滴滴下流。突然，只听“吱——”的一声，一支镖朝邢端飞来，邢端眼疾手快，撩剑便挡，只听“铛”的一声脆响，来标落如水中。四人方觉大敌当前，提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只见四面慢慢靠上来八艘小船，看不清船上之人。突然呼呼声响，暗器漫天飞来。四人虽然武艺超群，无奈在一搜小船之上，无法施展，只能用剑击退暗器。敌穿慢慢靠近，飞来的暗器也越来越多，朝陶肃打来的暗器尤其之多，虽然陶肃剑快眼明，怎奈何大雾弥漫，飞来的暗器没有成千也能上百，陶肃施展招数，只听噗地一声，有一枚暗器打入他的胸口，他感到伤口一股剧痛，仍苦力支撑。四人心想，在卑诗派退敌，虽然有十大门派，但对手的来历清楚，也在明里争斗，我们是

以不败，今日敌暗我明，又无法施展武功，难道要葬身此处不可！

眼看八艘小船就要靠上赵陶邢田的小船，从外围又来了一支小船，上面立着一人。那人起身一跃，越过外面的群人，跳到了四人所在的小船上。就在他一跳的瞬间，使出剑招，把八艘小船的人尽皆刺伤。此人一剑便刺伤十几人，赵陶邢田看到来人武功高出自己好多，自愧不如。赵宏承和田玉黎见自己已经得救，马上抓起袭击自己的敌人，想逼问他们的来历，想不到那些人俱已咬舌。搜他们的身，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好作罢。再返回来答谢救自己之人，没想到看到此人竟大吃一惊。原来是他！

“江老师！”赵宏承和田玉黎齐声叫道。原来此人就是西扶派的江川流，江湖人称“西海岸一绝”。赵宏承和田玉黎早见过此人，曾经江川流见赵田二人资质异常，想收他们为徒，但被二人婉言拒绝，因此心灰意冷。此次想见，赵田自觉惭愧，便连忙行礼谢恩。江川流也不愿旧事重提，便要离去。赵宏承说道：“江老师慢走，晚辈想向您打听一个人。”江川流已知其意，便道：“不用打听了，春豪和西扶派的渊源，

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春豪现在不在西扶派。”说罢踏舟而去。赵田二人思索良久。

再看这边陶肃中暗器受伤，见伤口中流出黑血，情知暗器有毒，在看击落的暗器，都是些铁莲子之类江湖常用的暗器，也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眼看陶肃中毒，嘴唇已经泛青，其他三人顾不得多想，赶紧把他抬回卑诗派再做处置。

## 第八回 中奇毒英雄裂胆 回中原沧海孤舟

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四人在飞沙河遇伏，幸得西拂派江川流搭救才脱得险情。但陶肃身中毒镖，情况凶险。三人也没见过这种情形，赶忙封住陶肃的重要穴道，防止毒素扩散，马不停蹄回到卑诗派。

掌门何千秋闻得得意弟子中毒负伤，怎能不痛心，赶忙来查看陶肃的伤势。此时陶肃嘴唇发紫，面色铁青，已经不省人事。何千秋触摸他左半边身子，觉得滚烫，在查看又半身，又觉冰凉。他心里暗自一惊：难道是此毒？再查看伤口，不过是普通梅花镖所致，但仔细查看毒血扩散方向，是呈一条直线往左右两边扩散。这正应了何千秋心中所虑：

“果然是无欢草之毒！”

“无欢草？”三人第一次听说此毒。“是啊”，何千秋叹了口气，脸色沉重，“想不到四十年后，神农教重现江湖……”“神农教？”三人更加不解。“四人年前，我还是卑诗派的一名弟子”，何千秋缓缓道来，“那时，西洋武林和中

原武林的来往还没有现在这么密切，但我还是经常听道中原的事情。神农教本是中原武林的魔教，该教行事凶险，无恶不作，用毒手法更是凶狠，中原的明门正派无不想铲除这个祸患。后来，玉泉派的柯臻竹大侠，会盟燕山、木华、北合三派，倾尽全力，剿灭了神农教，教主南孤雁身死剑下。此时在武林大快人心，中原中原平静了四十年。这无欢草之毒，便是当年神农教的镇教之毒，但当年神农教被剿灭的时候，所有的文卷、仓库全都被一把火烧掉，就连他们的门人，也被悉数除掉。想不到四十年后，神农教死灰复燃，看来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师父，此毒有解药么？”田玉黎忍不住问。“唉”，何千秋又叹了口气，“当年此毒并未传到西洋武林，所以整个西洋都恐怕没有解药。要解此毒，非杭州城中和山上长情花不可。此毒销声匿迹四十载，恐怕中原的各大门派都没有常备了，至于中和山上还有没有长情花，也只有天知道了。”

“那长情花长什么样？什么时节才有？”，田玉黎急得快哭了出来。何千秋掐指一数：“你们现在要上路了，长情花每年初春开放，至于什么样子，怎么解毒，你们回去要请教

玉泉派的魏扬掌门，他比我清楚的多。你们曾在他门下学艺，他一定会全力照顾的。”

三人一听陶肃有救，绷紧的心稍微宽松了点。何千秋又嘱咐道：“温西华到中原万里之遥，在海上漂泊最少也得两个月。现在不到正月，你们赶快出发，大概三月能到杭州。我这里有几包上好的解毒药，你们一路上给他内服外敷，不得有误。此药虽无法根治，但能缓解毒性，让他再撑三个月没什么问题。期间你们每隔四个时辰给他解一次穴道，让血液流通，不致让他肢体坏死。唉，这可难为他了……是吉是凶，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说罢望着陶肃，一时无语。

三人也都说不出话来，看着陶肃，心如刀绞，都甘愿中毒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他们看到何千秋从来没有这般失落过，即使以前卑诗派被十大门派围攻，也没有如此消沉。哪知何千秋看到爱徒命在旦夕，虽然年过古稀，他顿感人生无常，得失无常，担心爱徒先自己而去，心里好不是滋味。

卑诗派的众弟子此刻都听说陶肃身中剧毒，危在旦夕，都赶过来看望他。大家看到陶肃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都忍不住为他难过。有几个女弟子还轻轻抽泣起来，满眼伤情。原来陶肃是卑诗派数一数二的美男子，和陶成并称“卑诗二陶”，

而且他武功人品文采样样出众，自然博得众多女弟子的垂青。此刻虽然他面如死灰，没有血色，脸上却也有另一番标致，令人生怜。

众人不敢耽搁，忙着准备东西送陶肃到中原解毒。何千秋找了一条大船，派赵、邢、田三人一同前去最为放心。临行时，何千秋嘱咐三人：“此行中原，其一是要寻求解药，救陶肃性命，其二，还要寻访神农派的踪迹，还有陶成和林秋的下落。”“怎么，”赵宏承问道，“师父认为陶成和林秋与神农教一事有瓜葛？”何千秋点了点头，“最近发生的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先是林秋打死普渡寺的弟子，被我逐出师门后下落不明，据说普渡寺弟子的致命伤是陶成所致，他此刻也无故失踪，后来又有人在武林中散布谣言，导致十大门派围攻我派，现在陶肃又被无欢草所伤，怕是江湖上要有大事发生了。你们这次回去将此一干事情禀明魏扬，让他们中原武林也多加小心。”“师父您放心”，邢端正色对何千秋说道，“此行绝不辜负师父重望。”何千秋又对三人说道：你们此行要多加小心，尤其是神农教的人，要避而远之，以免再中其毒。”三人点头称是，抱拳向何千秋道别。

第二天一大早，一艘大船离开温西华，远赴重洋，驶往中原。

大船离开港口有两个时辰，只见远处有七八艘小船渐渐驶近，大船上的人眼见形式不妙，全力前行，怎奈小船船小轻快，离大船越来越近，甩也甩不掉。又过了半个时辰，小船靠上了大船，有十几个黑衣人，跳上大船，正和上次在飞沙河伏击陶肃的那伙人一样的衣着。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是一阵暗器，大船上的人哪里来得及抵抗，不一会，便被悉数杀死。这伙黑衣人查看大船上人的尸体，并没有发现赵宏承等人，才高呼上当。

原来，何千秋早料到神农教的人还会追杀赵陶邢田四人，便让他们连夜乘快穿启程，这只大船只是掩人耳目。这才保得他们四人一路平安。

小船在茫茫大洋上漂泊，所幸一路上并无大风大浪。赵、邢、田三人遵照师父所说，每隔四个时辰为陶肃解开穴道让血液流通。在卑诗派解毒散的作用下，陶肃已经有了知觉，每当放开穴道，他就感觉体内毒质流动，就像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身体向左右两边撕开。这岂是一般的疼痛，撕心裂肺、痛不欲生，陶肃怎能忍受的了。每次放开穴道，他都不堪忍受，

想找个利器就把自己的性命了断掉图个痛快，赵宏承等三人也只得强行把他的手脚按住，不让他乱来。三人眼看陶肃受这种生不如死的煎熬，都想帮他分担一分痛苦，可是无能为力，也只有心里不住难过。田玉黎心肠最软，不知已经落了多少眼泪。

原来这无欢草之毒，正像有情之人不得不相互分离，无法相见，日日相思，时时相思，心中正是这种肝肠寸断的难过，是以这种毒名为“无欢草”。解药名为“长情花”，也正是此意，有情人天长地久，眷顾难分，正解了这“无欢”之毒。

四人就这么在汪洋上孤零零漂泊了两个月，陶肃也受尽了无欢草之苦，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这一日，邢端在船上远远望见前面海岛上一座巨大的观音像，便知已经到普陀山了。普陀山在江浙海外，是观音菩萨的道场，过了普陀山，在宁波上岸，用不了几日，就能到杭州城了。三人看到马上就能到玉泉派给陶肃解毒，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城里。

要是平时，路过普陀山，四人总要到寺院里一拜，尤其是赵宏承精研佛法，还要找普济寺的方丈彻夜长谈。只是这

次时间紧迫，陶肃生死攸关，他们也就没有上岛，只是从旁边驶过。

小船绕到普陀山东南角，眼前便是潮音洞，旁边是不肯去观音院。相传唐代时，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乘舟回国，行至此处，突然遍海莲花，舟不能行，慧锷顿悟，修建阐院，将观音观音像供奉在此，故称“不肯去观音院”。

三人并未看到进香客来往，倒是在阐院前的海涯前看到十五六个神农教打扮的人，围着一高一矮两人，形势十分凶险。赵、邢、田三人看到神农教的人，心中不服，但想到照顾陶肃要紧，也就没有声张，打算避而远之。田玉黎仔细看被围二人，突然心中一惊：竟然是他们！

你道这二人是谁？“玉泉八仙，威震江南，英豪昭宇，洪涛行天”。那高个之人，正是这个“英”字，尹曲，另一个正是这个“昭”字，赵合。自从“玉泉八仙”散去，尹曲去了西洋德郡，赵合到了西洋苏兰。三人均想不到竟会在这里相遇，更没想到竟会被神农教围攻。

## 第九回 普陀山奇逢故友 断桥畔女侠牵缘

海涯上被围的那两人，都二十来岁的年纪，身材较高的那人身着墨绿长袄，手拿一柄长剑，面目清秀，满脸喜气，哪里像是大敌当前的样子。另一人穿灰色长袍，手拿一杆三尺长的铁画笔，目光凝重，脸上棱角分明，年纪轻轻却留有络腮长髯，梳理得十分整齐。二人背靠背站着，架起手中武器，目视着围攻之人。这持剑的便是尹曲，执笔乃是赵合。

赵宏承、邢端、田玉黎看得真切，怎能不上去帮忙，赶紧把船向岸边驶去。再看尹、赵二人，虽被十几个人围困，却丝毫没有惧色，尹曲对领头的言道：“在这佛门重地，我二人不想滥伤性命，你们还是赶紧走吧。”那领头的说道：“少说废话，这就让你们在菩萨面前上西天！”“哈哈哈哈哈……”赵合大笑起来，“我说你们好不识相，要想伤我们两个的性命，少说也得有二百个人，就凭你们十几个小毛贼，还不够我们活动筋骨的。”说完叫了一声：“大师兄，上”，便和尹曲飞身向众人打去。

二人均使的是玉泉派的剑法。看尹曲这把剑，运起来银光闪闪，前刺后格，指东打西，身法利落，步法稳重，甚是优雅，再看剑招，招招制敌要害，剑剑枪敌先机，只听得众人叫苦不堪。再看赵合这杆笔，挥舞起来犹如龙飞凤舞，落笔之处，时似山河大川，时似奇花珍鸟，落落有形，款款相间，好不漂亮，笔锋上的招式更是随心所欲、出人意料，谁能挨得住他这一笔。

原来，赵合在“玉泉八仙”之中最擅长作画，平时就用一杆三尺长的铁笔作武器，在剑招之中，又融入了书法、工画的技巧，每出一招，要么是一字，要么是画中一物，让人赏心悦目。

赵宏承等人的小船刚一靠岸，尹赵二人就已经三下五除二，把这十几个人都解决了。二人均未下很手，只把众人刺伤，一来是在观音院门前，不便杀生，二来是留个活口，好查明细节。哪知刚要盘问，众人都咬舌自尽，场面惨淡，二人都忍不再看。

赵、邢、田三人看到尹赵两人对付神农教的人如此轻松，再想起自己当日在飞沙河的狼狈，以为他二人的武功高出自己很多，惭愧不已。三人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那日在飞沙

河，他们在一条小船上，敌人又是用暗器攻击，自己的功夫施展不开，无法接近敌人，所以才那样狼狈。今日尹赵二人在平地之上，神农教众自然不是对手。

田玉黎最先跳上岸，“大师兄、三师兄，你们在这儿！”尹赵二人也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师弟师妹，一阵惊喜。兄弟五人在此团聚，你一言我一语，互诉别来之情，各人恨不得把憋了几年的话一下说个痛快。原来尹曲在德郡，赵合在苏兰，均发现了神农教的踪迹，此事事关重大，二人不约而同打算回到中原和玉泉派掌门禀报此事，让中原武林提高警惕。后来二人在普陀山相遇，游山拜佛时又被神农教围攻，然后就遇到了赵宏承一行人。

众人回到船上，赵合看到陶肃，不禁笑出声来：“几年没见，你怎么胖成这样了。”陶肃一路上被无欢草之毒摧残，到现在已经全身浮肿，像个大胖子一样，哪还有昔日的风采。在卑诗派解读散的调养下，总算性命还无大碍，要是再没有长情花的医治，恐怕以后就成废人了。

陶肃病情严重，众人也不敢耽搁，将船连夜驶向宁波港，又赶了两天陆路，终于到了杭州城。

烟花三月，杭州城春色盎然。西子湖畔桃红柳绿，苏堤

白堤奇花异草，竞相争艳。当时天气微寒，又有点点细雨，整个湖面泛起一层轻烟。此等诗情画意，尹曲等人在杭州城这么多年都像是不曾见过。怎奈众人无心欣赏美景，匆匆沿着苏堤走到尽头，又走到中和山下，这便是玉泉派所在。

众人抬着陶肃拜见玉泉派掌门魏扬，说明了一往的经过。魏扬曾是他们的师父，看到自己的昔日的弟子身中其毒，怎能不痛心，顾不得多言，赶忙招来了他的师弟巴勒月。这巴勒月六十来岁，蒙古人，生得人高马大。他精通医术，四十年前，剿灭神农教时，就是他发现了中和山上的长情花能解无欢草之毒，为那场战役添了一臂之力。巴勒月看了看陶肃的伤势，摇了摇头：“唉，虽然长情花能解此毒，可惜四十年前神农教被灭，无欢草之毒从此消失江湖，也就再没人关注过长情花，恐怕此时中和山上已经没有此花了……”“巴师叔”，赵宏承关切的问，“那陶肃岂不是没救了？”巴勒月缓缓说道：“听天由命吧，你等随我到中和山，看看能否找到长情花。”

尹曲、赵合、赵宏承、邢端、田玉黎跟随巴勒月来到中和山，寻找长情花。这中和山是玉泉派后山，站在山顶便可俯瞰杭州城。巴勒月带他们来到原先长有长情花的地方，只

见一片杂草，哪里还有这花。众人又分头寻找，搜便整个山，就连每块石头都没有放过，俱是一无所获。大家神情沮丧，巴勒月更是无奈：“看来这次陶肃劫数难逃，我等确是无能为力了。”当时天色已晚，众人无果下山，一路上尽皆无语，情知奇迹不可能发生，默默为陶肃哀悼。

行到山下，经过玉泉派南边的一个小村庄，名叫蓝之坞。巴勒月在前面走，五人在后面有一步没一步地跟着，突然一支飞镖从田玉黎耳边飞过，噠得一声扎在身后的农家墙上。众人大吃一惊，心想又遇到了神农教的人，田玉黎心里更是后怕，心想这镖速度之快，自己根本没有觉察，要是冲着自己的心口飞来，早没命了。

尹曲和邢端飞身出去查看，四周并未有任何异常，更不知是何人发镖。田玉黎再看那支镖，只见镖头上有扎着一个纸条，打开一看，写着：

田女侠：  
早春三月  
江南奇景  
明日申时  
断桥一会

看着字迹娟秀，像是女子所书，田玉黎明白是让自己去赴约，但去见何人，吉凶如何，却一无所知，在场的众人包括巴勒月在内都没有一点主意。“哈哈哈哈……”巴勒月突然放声大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指着被飞镖扎中的那堵墙的墙根，说道：“原来这里还有一株长情花啊！”大家一听找到了长情花，无不兴奋，赶紧帮着巴勒月把这株花小心地连根剖起，带回玉泉派培养。大家心里都在纳闷，不知找到这长情花是天意为之，还是发镖之人有意指点。

回到玉泉派，巴勒月用这株长情花给陶肃调制解药，魏扬又命人调制上好的菊花茶给陶肃服用。距杭州城外三十里外，有一小村名叫桐乡，盛产白菊，故名杭白菊。此菊花清凉败火，活血解毒，对陶肃复元大有裨益。陶肃每日服用解药，饮用精制的菊花茶，精心调理，在此不表。魏扬又派了几名师兄弟、得力弟子到城东一个叫华家池的小湖畔秘密种植培养长情花，这便是后来的玉泉派华家池分舵，此乃后话。

单说第二天田玉黎要去赴断桥之约，尹曲等人说什么也不放心，田玉黎对他们说：“对方要是有意，昨天就一飞

镖扎死我了，何必留我到今日，你们就放心吧。”尹曲等人也只好由她前去。

到了申时，田玉黎已经来到断桥上，并未见什么奇异之人。这时，从桥下走上来一位女子，对田玉黎说道：“田女侠真守时啊。”田玉黎一看来人貌若天仙，好像在哪里见过，仔细一想，原来是在西扶派后山，春豪的茅屋里一幅画像上之人，心里嘀咕：“难道这就是书签姑娘？果然比画像上还要美貌三分。”田玉黎这一愣神，对面女子继续问道：“春豪大哥可好？”田玉黎一听她打问春豪，便知是书签姑娘了，转念之间，她又想到：“想必昨日的飞镖就是书签姑娘发的了，想不到她的功夫如此了得，难道指点长情花是她有意为之……”田玉黎来不及多想，赶忙回答了女子，对她言道：“唉，我们也有数年没见到过春豪大哥了，现在一直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不知道他近况如何。”

女子听了微微一怔，“原来如此，我有几样东西要交给春豪大哥，敢劳烦田女侠代劳否？”田玉黎闻得书签姑娘有东西要给春豪，心想：难道书签姑娘终于被春豪大哥的真情打动了么。心里一阵欣喜，不禁为春豪高兴，“既然姑娘是春豪大哥的朋友，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至于什么时

候能见到他，就不好说了。”女子听了，微笑道：“如此，有劳女侠了。”

女子从怀中摸出两块手帕，一黄一紫，上面绣着牡丹，对田玉黎说道：“这有两块手帕，都是我亲手绣制，这紫色的上面绣的乃是魏紫，黄色的上面绣的乃是姚黄，牡丹乃天下百花之王，此二花乃天下牡丹之王，小女子喜欢紫色，春豪大哥喜爱黄色，你就帮我把这块黄色的转交给他吧。”说着把黄色的手帕递给田玉黎。田玉黎接过，只见上面的牡丹娇翠欲滴，争奇斗艳，宛如真的一般，“姑娘的手真巧，春豪大哥一定会喜欢的。”

这女子微微一笑，又拿出一个锦囊，“承蒙春豪大哥对我的眷顾，我要对他说的话，全在这锦囊之中，还望田女侠一并转交。”田玉黎笑道：“你放心吧，书签姑娘。”“书签姑娘”四字一出口，她立刻觉得不妥，她本不知道这女子的名姓便冒然叫出这个别称，怕冒犯了对方。这女子当然知道书签姑娘便是自己，低下头去，“小女子姓樊，单名一个鸯字。”田玉黎此刻才知道书签姑娘的真姓大名是樊鸯，说道：“啊，原来是樊姑娘，多有得罪，失敬失敬。”樊鸯笑道：“哪里哪

里，还要多谢田女侠。”说完便转身离去，田玉黎还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见樊鸯已经走远……

## 第十回 返西洋正邪两立 腾龙顶痴子投崖

陶肃在玉泉派得到长情花的医治，又有由杭白菊精致菊花茶调养，慢慢康复。先是全身的浮肿逐渐退去，由伤口向左右两边蔓延的黑线也开始收缩。开始伤口中每日都能渗出黑血，过了一个月血色就变得鲜艳了。两个月时，已经下地行走，活动手脚，练练功夫。

不知不觉，六人回到玉泉派已经有三个月了，陶肃的伤势基本已经痊愈，功力也恢复了七八成。尹曲等师兄弟每天勤练武功，游览名胜，和故友续旧，倒也安逸。

六月的杭州城时值酷暑，就像一个大蒸笼一般。这一天，玉泉派掌门人魏扬把尹曲等人唤至议事厅，询问了陶肃的复元状况，然后言道：“这三个月，我不断派人到中原四处打探神农教的活动，说来也怪，除了在普陀山被尹曲赵合二人除掉的十几名教众外，就再也没发现神农教的行踪。”

“难道他们怕了我们不成？”田玉黎问道，“呵呵呵”，魏扬笑了几声，没回答她的问题，继续说道，“不光本派，

就连燕山、木华、北合等北方的各大门派也派人打探消息，均一无所获。各派的掌门人也曾聚在一起商议此事，都认为这次神农教重出江湖的落脚点是西洋武林，而不是中原武林。”“西洋武林……？”，此言一出，四座哗然，“没错，是西洋武林”，魏扬示意大家冷静下来，“四十年前，神农教在中原被剿灭，虽然参加那场大战的高手到现在大多已经仙逝，但那时亲历战役的年轻人现在有些已经成了武林中的领袖人物，是以神农教不敢在中原轻举妄动。而西洋武林历来太平，很少有腥风血雨的大劫杀，再者，西洋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旧事，神农教在西洋复出也是在情理之中。”

魏扬看了看众人，众人尽皆无语，魏扬继续说道：“所以，为师希望你们尽快回到西洋，把警讯传给西洋各大门派，同时，我会让巴勒月把神农教善用的各种毒药和解药制法传授给你们，你们也要把这些传到西洋，对抗神农教。西洋武林的兴衰，就靠你们了。”尹曲等人一听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心里忐忑不安，但一想此事干系到西洋武林的安危，即使有生命危险，也甘愿挑此重担。尹曲、赵合、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六人异口同声：“师傅放心，弟子一力担此重任，纵使粉身碎骨，也不让神农教为祸武林！”

魏扬看到六人如此深明大义、慷慨激昂，深感欣慰，但这六人毕竟是他最出类拔萃的弟子，眼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又于心何忍。整个武林安危是大，爱徒乃至自己的性命是小，想到这点，魏扬心里也就宽慰了些。

接下来几天，魏扬秘密为六人准备启程事宜。巴勒月也将神农教善用毒药的特性、症状、解药的制法一并传授给六人，六人天赐聪颖，一学即会。巴勒月又将制作了一些解药，让他们备在身边。

一天深夜，尹曲等六人乔装出城，没有走陆路到宁波港，而是在钱塘江乘船，由杭州湾入海，驶向西洋。漫漫汪洋，一点孤舟，好在这次陶肃的伤势痊愈，其他人不用费神照顾他，师兄弟六人在船上有说有笑，探讨一下剑招，闲聊一下江湖上的趣闻逸事，两个月的航程很快就过去了。

八月的杭州城依然是一片酷暑，但此时的温西华已经开始入秋，有了些许凉意，正是一年最好时节。尹曲和赵合不急着想回德郡和苏兰，就跟着陶肃在温西华待一阵子。

尹赵二人跟随赵宏承等人来到卑诗派，来到演武堂拜见何千秋。何千秋早就收到书信说已经找到长情花为陶肃疗伤，现在看到陶肃伤势痊愈，众人平安归来，十分欣喜。尹曲赵

合拜见了何千秋，何千秋也早就听说过这二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这两个后辈赞许有加。何千秋对赵宏承的人笑道：“你们今日归来，可知还有一人在此等候你们多时。”众人面面相觑，不只是谁，何千秋一脸神秘，对一个弟子使了个颜色，不一会儿，从门口笑呵呵进来一人。

只见来人脸色黝黑，六人又惊又喜，田玉黎激动地叫了出来：“萧师兄，原来是你！”此人正是萧宇释。原来，萧宇释本在西洋蒙城，乘着秋高气爽，来温西华游玩散心，到了卑诗派想找陶肃等人，才知道他们已经回到中原。当日在十大门派围攻卑诗派时，萧宇释曾祝卑诗派一臂之力，因此何千秋颇为赏识他，估算着陶肃等人也快回来了，就让萧宇释在卑诗派多住几日，等他们回来。果然，只等了三天便等到了。

昔日的“玉泉八仙”已有七人在此，大家都谁也没有想到，分散多年后还能在温西华相聚，回首往事，不禁伤感。兄弟相聚，多年未见，尤其是尹曲赵合和萧宇释三人，互相诉说别来的往事，三言两语又怎能说完。这七人每日开怀畅饮，游山玩水，切磋武艺，好不痛快。

闲适的日子只过了两三天，这一日，何千秋紧急把这七

人招至演武堂，有要是相商。尹曲、赵合、萧宇释心想自己并非卑诗派弟子，这次连我们也一并召集，足见事关重大。

众人到齐，何千秋拿出一封书信让众人传阅。尹曲等七人看罢这封信，无不脸色发白。这封信的大意是让卑诗派八月十五午时洛基山腾龙顶一会。真正让众人脸色变化的这封信的署名：神农教 教主 南行仁。何千秋正色道：“今日是八月初十，离八月十五还有五天。虽然不知道神农教此次用以何在，即使凶多吉少，我等也要去赴约，不能折了卑诗派的威风。”“说的是，师傅”，“这次就去会会这个南什么教主”，“看他们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意气风发。何千秋见弟子们如此，略感欣慰。众人准备赴约不表。

洛基山是横贯西洋南北的大山脉，由南到北蜿蜒几千里。腾龙顶就在温西华东边不远处。八月十三这日，何千秋带领尹曲、赵合、萧宇释、赵宏承、陶肃、邢端和田玉黎七人，又带了十几名卑诗派的弟子，出发前往腾龙顶。马不停蹄，经过一天一夜的路程，八月十四这天来到了腾龙顶脚下，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正午时分，来到山顶。这腾龙顶少说也有千丈之

高，整座山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没有土壤，没有花草树木，光秃秃立在那里，笔直插入云中。

何千秋等人来到山顶，只见有一块开阔平地，中央立着一人，穿着淡青色长袍，大概四十岁的年纪，眼角稍有皱纹，脸上微有沧桑，却生得有些英俊。

“想必这位就是南教主吧。”何千秋首先发话，那人答道：“哈哈，何掌门好眼力，久仰久仰！”二人相互寒暄了一阵，南行仁开门见山：“何掌门，此次约你前来，是想商议结盟之事。”“结盟？”何千秋一头雾水，“正是。四十年前，先父的神农教在中原被玉泉、燕山、木华、北合等派所灭，他老人家也惨遭毒手。此等灭门的深仇大恨，若不得报，我南行仁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因此我流落到西洋，在此光复了神农教。我看贵派最近受到江湖上其他门派的排挤，不如你我二派结成同盟，震慑西洋武林，最后再回到中原报仇雪恨，这样我的大仇得报，何掌门和卑诗派也可以名震天下，如此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听到这里，何千秋隐隐觉得之前十大门派围攻卑诗派一事，是神农教从中作梗，散布谣言，林秋和陶成的失踪想必也和神农教有关，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好冒然质问。“如此

说来，想必南教主就是当年的遗孤了。”何千秋突然说出此话，尹曲等人哪里知道这遗孤之事，何千秋继续说道：“我曾听家师说起过，当年玉泉派掌门柯臻竹大侠剿灭神农教时，并未放过一个活口，只有南孤雁刚满月的孤儿，柯大侠念那孤儿虽是魔教教主之子，但刚刚满月，实属无辜，便把他寄托在山林里的一户村夫所养，取名为行仁，为的就是让他长大成人后多行仁义之事，不要重蹈南孤雁的覆辙。想不到你非但没有行侠仗义，反而继承乃父的事业，统领魔教，为祸武林。早知你如此，当年柯大侠就应该一剑杀了你。”

“哈哈哈哈……”南行仁大笑起来，笑得有一丝邪气，让人毛骨悚然，“错就错在我的姓上了，我姓南，南行仁南行仁，要我多行仁义，难上加难啊，哈哈哈哈……”何千秋闻言，哼了一声，冷笑道：“既然南教主诚心想与我派结盟，却对我派弟子施加毒手，这是为何？”

南行仁本以为派去杀陶肃等人的神农教众即使不成功也会咬舌自尽，不会走漏半点风声，不想早已被何千秋发觉是神农教所为，想到自己行事已经败露，坦然说道：“不错，我和玉泉派的人不共戴天，贵派中有几名弟子曾是玉泉派的弟子，所以我要除掉他们。何掌门，你门下的几名玉泉派弟子我

可以放他们一马，只要你同意结盟，否则有什么后果我可就预料不到了”

何千秋见南行仁的口气如此咄咄逼人，忍不住怒上心来：“如此说来，我倒要请教请教南教主的本事了！”说话就要动手，赵宏承、陶肃、邢端、田玉黎向前一步：“师傅，对付这众人何劳您亲自出手，让弟子去会会他。”也不等何千秋同意，便拔剑出鞘，四人把南行仁围在中间。尹曲、赵合、萧宇释看到师弟师妹出手，自己哪能做事旁观，也纷纷拔剑，加入到赵宏承等四人当中。这下是七人把南行仁围在当心。

南行仁见状也不紧张，笑道：“枉你们卑诗派自称名门正派，竟然以七对一，真是光明磊落啊。”陶肃骂道：“对付你这种大魔头，还讲什么江湖规矩。”说着挺剑而出，八人随即战成一团。

一交手，尹曲等人才发现南行仁的内力剑法绝非一般高手。赵陶邢田四人更是深有体会，半年多前，他们四人在玉泉派两仪台力战普渡寺的磐寂、磐苦两位禅师，是借了北斗玄星阵之威，斗打了几百招之后才勉强将二僧击败。而现在的对手南行仁虽然只有四十岁出头，但内力似乎比那二僧还高出一些，剑法精妙也是世间少有，再加上他年轻气盛，恐怕就

算用四人布成的北斗玄星阵都没有胜算，只有七人布阵才有取胜的可能。只是尹曲、赵合、萧宇释并非卑诗派门人，自然不会此阵法，所以七人只好凭借平时练武的默契，彼此配合，相互呼应。

何千秋在一旁看得真切，不知不觉，周围百余丈外已经围了数百黑衣人，都是神农教教众，在观望态势，万一形势有变，便即一拥而上。卑诗派众人都明白形势凶险，今日凶多吉少。

围攻南行仁的七人还没注意到外围的神农教众，专心和南行仁缠斗。七人联手，虽然对手强劲，但还未落下风。南行仁刚开始也觉得吃力，但逐渐把七人配合的套路摸清楚，也就游刃有余了。他瞅准七人当中，数田玉黎的方向最为薄弱，也最好得手。他向田玉黎对面的陶肃连出几招，故意把背后的破绽露给田玉黎，田玉黎一看机会难得，一招卑诗剑法“流星赶月”，举剑就向南行仁的背心刺来。南行仁以后背有响动，知是田玉黎上当，连忙向左一转，把左边邢端的剑挡回去，顺势再一转身，朝田玉黎心口刺来。此时田玉黎出剑已经刺空，剑势已出，要想收回谈何容易，她左边的邢端的剑招刚被南行仁格开，被震得退后了半步，想来搭救也来不

及，其他人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田玉黎看到来剑已无招可破，后悔当时冒然进招，现在命在旦夕，索性把眼睛一闭，站在那里等死。

南行仁的剑尖已经触到田玉黎的胸口，突然“啊！”得一声大叫，撒手扔剑。形势瞬间变化，众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又是“啊！”得一声，只见他左手一颤，跟着一颗石子应声落地。原来南行仁被两颗飞来的石子打断了手腕的筋脉，第一颗石子落地的声音被他的宝剑落地的声音盖住，第二颗石子落地大家才有察觉。众人心想，投石子的速度如此飞快，还能穿过激战中众人的空隙打断南行仁的手筋，能有几个人有此功夫。大家也顾不得南行仁，纷纷朝石子飞来的方向看。南行仁一看功亏一篑，便乘此机会悄悄溜走，神农教教众也系数撤去。

朝那石子飞来的方向看去，大约二十丈外是一个山崖，崖边站着一人。只见他穿着灰色长袍，二十来岁的年纪，虽然年纪轻轻，脸上却似日暮西沉，没有一点朝气，却带一脸忧郁。再看那人神情漠然，看不出喜怒哀乐，他眼神冷淡，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春豪大哥！”尹曲、赵合、萧宇释、赵宏承、陶肃、

邢端、田玉黎七人异口同声。此人正是春豪。春豪在“玉泉八仙”之中按照入门先后排第二，但年纪最大，是以大家称尹曲为“大师兄”却叫春豪为“大哥”。

七人苦苦寻访了几年的春豪，谁能想到竟能在这里遇到。大家心里一阵激动，一拥而上。田玉黎更是感激他刚才的救命之恩。尽管多见不见的兄弟重聚，春豪却是少言寡语，如同变了个人。七人围在春豪周围，有无数的话要说要问。田玉黎忽然想起一事，赶忙把书签姑娘让她转交的手帕和锦囊拿出，“这是樊鸯姑娘让我交给你的。”

春豪一听是书签姑娘交给自己的东西，嘴角微微一扬，算是笑了一下，道了声“多谢！”田玉黎把东西交给他，又和他说手帕上的魏紫姚黄之事，春豪听罢，嘴角又微微上扬了一些，这才打开锦囊，只见里面是一块丝绢，上面写着字。看着内容，春豪突然呆住了，大家看到他面如土灰，目光僵直，忍不住问他：“上面写了什么？书签姑娘对你说了什么？”春豪此时好像丢了魂魄，把那块丝绢慢慢递给他们，田玉黎抢过来，只见上面写着：

春豪：

多年蒙君眷顾，小女子感激不尽，无以回报，赠君手帕

以表谢意。怎奈吾二人今生无缘，小女子已许他人，望君安好，早觅佳人，勿以为念。——樊鸯

众人此刻方知书签姑娘就要嫁人，都想安慰春豪，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唉——”春豪突然长出了一口气，从田玉黎手里夺过丝绢，往天上一抛，顺手抽出宝剑，朝丝绢划去。只见银光闪闪，哗哗声响，丝绢未及落地，便被划得粉碎，如尘屑般飘落下来。要是平时，露出这手功夫，早引得旁人叫好不止，可此情此景，谁敢多言半句。

突然，“啊——”一声长啸，春豪纵身一跃，连人带剑跳下山崖。

在场众人谁也没想到春豪会徇情跳崖，纷纷赶到崖边向下望去，只见半山腰有层云盘绕，只怕他早已摔得粉身碎骨。

（完）

## 后 记

小说的名字叫“玉剑西行”，“玉”便是故事中的玉泉派，由于主人公大多是出身于玉泉派，而故事基本上发生在西洋，因此取了这个名字。

写这部小说最初是因为在一个朋友的校内状态里开玩笑，再加上上个学期比较空，没想到还真把第一回写出来了。有了第一回，自然就忍不住写第二回、第三回……后来就一直写下去了。

虽然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人物基本都是现实中的人物，而且都是作者的好朋友（比如“玉泉八仙”）。有人要问了，为啥他们都是帅哥美女，而且个个身怀绝技，多才多艺？其实，并不是我不吝惜笔墨地夸张，而是在现实中，他们确实都是帅哥美女，人品出众，能力优秀，多才多艺，唯一和故事里不同的就是他们都不会武功……

有人说我写小说就和编美剧一样，写完一回再想下一回故事该怎么发展。其实整个故事还是有大概的主线的，比

如前六回讲解卑诗派之围，后四回讲陶肃负伤，当然这主线也是在写的过程中想出来的。

故事就这么一回一回地发展，在写完第七回后，得知了一个消息：某人（准确地说是故事中的书签姑娘）有男朋友了，这件事对作者打击极大，当时就不想再写了。但是本着写小说不能太监的精神，还是继续写了三回，草草收尾。

说是收尾，其实收得一点也不彻底，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陶成到底和打死普渡寺弟子一事有什么关联以及他为什么失踪，再比如神农教教主南行仁的下落如何，都没有交待。有机会的话，就在下一部里说吧，不过近一年内是不打算再写了。就这样，写了十回，春豪也徇情了，总算给一些事情有个交待。

其实小说就是作者的一个梦，一个大白日梦，所以作者很主观地加进了很多自己的观看、看法，甚至是闷骚的感情，从而破坏了小说原本不高的质量。

虽然小说很烂，每次都有人读，衷心感谢每一位读者！没有你们的支持，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尤其感谢（按照姓氏笔画排序）时晓宇同学，成涛同学，陈兆鸿同学，何昭同学，李天毓同学，苏涛同学，屈垠同学，段鑫同学，秦黛同

学。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你们让我省去了给主人公起很多名字的烦恼。最后，感谢一位在故事中出现，但不便把她的名字列出来的人，谢谢你读我的小说。